太上十二經

序

神仙以老子爲宗。老子處世。事事不與人爭。外捐榮華。內養生壽。安和定靜。無爲自然。然無爲。則凡天下之異端邪術。競躁紛紛。詭怪奇行。機詐擾擾。皆非老子之教也。曰自然。則所行所作。順情合理。體造化而流行可知也。守中無邊。觀空無相。致虛守靜。深藏若虛。不矜奇。不立異。故史書稱古隱君子。道德五千言。援古語以立論。治世修身。皆可用也。吾儕平日讀道德經。雖不解其義蘊。而存心操品。竊願學焉。深山窮谷之閒。同心二三人爲侶。出入煙霞。攜杖而歌

聖化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以是爲藏拙云耳。一日遊道觀閒。見有圓嶠外史數函。講論延年之學。不失老子之道。其中有十三經註解。皆老子書也。道德一註。最爲精詳。末附循途九層。更爲切近淺顯。因詢黃冠曰。樹下先生何人也。曰隱於農者也。乃訪先生於卷山。許爲巢由同調。授以眞機。退而刊十三經。存於書肆。以著先生婆心。外將道德九層。印送琳宮梵宇是書也。簡編少而眞訣全。我數人便於行習。成己成人。其在斯乎。並念受書爲徒之語。各依道派。自立世外閒名。以爲大江之行潦溪澗焉。紫霞受教於回翁。吾等繼派於紫霞。有淵源也。嗟乎。天地閒事。如愚數人者。皆不必爭。且不能爭也。道育年七十矣。道生亦近古稀矣。道餘亦非少年矣。山林之內。有何可樂。惟佩此道德一註。九層一篇。長歌崖壑。響遏溪雲。各忘其姓氏甲子而已矣。

道光柔兆敦牂律中南呂之月。蜀山三隱者識。

自序

純陽先生序

老君道德。無爲爲也。正義註箋。不作作也。道祖傳之。道裔述之。大道於此益明。則如有衆葩子者。仙才也。金書入夢。生於樹下人家。世居卷山。代傳淳厚。載錫之璋。固其宜也。幼而絕悟。長而元修。嘗讀方壺外史。竊欲登眞入化。與陸子左右吾側。予聞而訪之。託名吾山道士。携潛虛相隨。以觀其志氣。僻居在峨峯東崦。閒靜少言。不樂榮利。常以一琴適其志而已。予與相見後。復相俱者有年。時以重玄語之。言下輒悟。乃奮其才力。作圓嶠外史。蓋陸子之對峙也。是故陸有玄膚論。此即有道窾談。陸有就正篇。此即有循途說。是皆清眞之文也。而其最妙者。道德經一註。尤足爲萬古明燈。名之曰東來正義。與陸子南華副墨相埒。若二子者。乃可謂善談老莊者也。夫註此經者。有五惡。有三美。五惡者。偏於言治世。一也。偏於言治身。二也。或知道包身世。而語無印合。終入旁岐。三也。不識至道功修。先要民安國富。乃克無爲。若下筆即談清靜。必至流於空寂。四也。不識至道德力。總要歸根復命。乃算有爲。若下筆即談聖神。必致同於贊偈。五也。三美者何。道合內外。註分正副。越顯經義含宏。此一美也。門筍接脈。找補照應。務使經義貫通。此二美也。胸有眞參。口無禪障。能令經義宣昭。此三美也。吾嘗慨道德之旨不明於天下。欲飛筆而註解之。至於今猶歉然也。茲見衆葩所述。有三美而無五惡。使其早出千年。則諸家可以不註。道人亦不必再饒舌也。爰樂舉而評點之。藏之名山。傳之志士。所以評點者。亦以借此註之眞義。補吾之未註。而示於評點閒也。

題東來正義詩

回翁首序定評論。自序尤開入德門。又見關中來紫氣。眞看李下毓玄孫。
欲敎後世人同度。能使先天道益尊。多少註家無此本。寶函長護鎭崑崙。
玉樞右相。太淸洞玄。校理修行功過。兼選仙事。選東玄玄道人。侍友。張
全一。拜題於靑阜。

一註能將道奧開。重看紫氣自東來。彈琴度笛眞名士。說法談經大辯才。
我住方壺翫滄海。君登圓嶠壓蓬萊。今朝共坐江亭上。口誦南華自笑呆。
三淸總校眞函。兼洞天秘藏事。文明普度先生。東派祖師。同仙史館。愚
弟陸西星拜題。

身在雲山道在躬。淵然神烁最沈雄。著書靑島嚴馳外。止火丹田靜守中
人競稱爲大院長。我偏戲喚長城公。藩籬道德憑箋註。契悟諸經語總同。
天仙白玻珣拜書

太上十三經目錄

道德經註釋　老子眞傳
陰符經類解　淸靜經解
玉樞經約解　護命經約解
日用經約解　大通經約解
洞古經約解　定觀經約解
五厨經解　明鏡經
金穀經　文終經
循途錄　辨惑論

太上十三經道德經註釋

呂純陽先生評點
東來正義

圓嶠山紫霞洞主人東莖生薰沐敬註
奉道弟子朱道生李道育校刊於岳陽樓

第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道也者。內以治身。外以治世。日用常行之道也。道之費隱。不可道。道之發見。則可道。統發見於費隱之中。至廣至微。故道爲非常之道也。名在無極不可名。名在太極。則可名。生太極於無極之內。能靜能動。故名爲非常之名也。集補、人所共由非常之名、斯無定名也、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無名、卽無極也。有名、卽太極也。無、變爲有。眞、無定名也。無極渾然之初。無兆無形。本無聲臭之可擬。道所以在天地之始也。太極判然之後。有生有育。卽有造化之可徵。道所以爲萬物之母也。萬物者、統天地而言之。先天地而有此道。則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不啻一大父母也。言母而父在其中矣。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徼同竅、永樂大典、無故字、一本無常字、

故常無欲以觀無名。以有欲觀有名。丹家以元關爲有、無、妙、竅者。蓋本於此。靜常應也。以無欲觀無名。以有欲觀有名。丹家以元關爲有、無、妙、竅者。蓋本於此。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兩、卽妙、竅也。有、生、於無、故同、出。無轉爲有、故異名。然雖異而仍同也。有無妙竅。皆一玄也。於無欲以觀其妙。已得一。於有欲以觀其竅。又得一。二玄總歸一玄。一玄兼賅衆妙。衆妙之門。統乎此矣。

第二章（河上公註本、作生章、一作美善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高喻上、傾喻反復也、）聲音相和。前後相隨。（節內形字、各本皆作形、王弼註本作較、）

已、止也。廣韻去也。夫美與惡。最屬相懸。知美之爲美。斯其惡之爲相遠。知善之爲善。斯不善之必去矣。善不善極人欲。乃有此惡與不善者焉。然不可不去其人欲而求其天眞也。惟先以虛靈爲體。變動爲用。以故有生無無生有。先難後易。長形短。短形長。上下反復。同類相求。如同聲之相應。子馳於後。旋復午降於前也。此治身之道也。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作一難）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

是承上文治身之事言之。聖人治身之事。無爲之事也。治身之教。不言之教也。處不亂。聖人之心亦以如是而不亂也。治世之善。皆緣治身之善也。是以聖人之治身。雖無爲而無不治焉。名利慾皆無。惟守中以虛其心。名利慾皆淨。惟養氣以實其腹。而且志氣和柔。以弱爲用。骨理堅剛。以強爲體。使其身恬然澹然。與世人相安於無事。故其民亦無知無欲。而抱其渾渾噩噩之眞。使天下之智者不能爲。亦不敢爲也。聖人無爲之治如此。

（河上公註本、）

第四章（河上公註本、作無源章、）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其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聖人無爲之道。總在虛而用之耳。沖、虛也。道以虛爲用。其量包天下國家。而不見其盈。淵淵乎若萬物之統宗。挫世銳而不損。解世紛而不勞。以其虛消銳紛也。和世光而不掩。同世塵而不汚。以其虛忘光塵也。只覺其沖然之體。常凝湛然之性。若有存而實無所存。問誰子而不知誰子也。其名象在天帝之先乎。蓋所謂無始之始。太初之初。先天之天也。

第五章（河上公註本、作虛用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

天地無心於爲仁。以適萬物之需用。而萬物各爲其所需。自爲其所用。不、仁、實、仁、之、至、也。若待仁以生育之。將、物、物、要、天、地、施、惠。而生、育、乃、通。此、必、難、周、之勢也。惟不與獸生其芻。而獸自食芻。不與人飼其狗。而人自飼狗。則仁量愈廣大焉。言芻狗、而果菜雞豚之類可推矣。

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聖人與天地合德。亦使百姓之各爲其生、育。自爲其生育而已。所謂無爲而成也。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天地聖人。不與萬物百姓自得其食用者。以虛中之體。普涵。育之量也。天與地分爲兩閒。兩閒之中。則空空洞洞。猶橐之無底。籥之相通。一氣。

以求其志。行有得於心。萬物羣起而望之。以待聖人乎治。而聖人不辭。豈惟不辭。並且有生民之功。聖人不以爲有。有爲政之功。聖人不以自恃。大功克成。即行休息。如黃帝之訪道。崆峒。虞帝之倦勤。陟位。後世英雄俊傑。功成勇退。皆弗居也。弗居者、弗戀也。夫惟弗戀其功。是以復求其治身之道。守身不去。而成至人也。治身可以治世。成己可以成物者如此。誰謂老子之道、悉尚寂滅也哉。

第三章（河上公註本、作安民章、彭本作無爲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上章末節、既言聖人治世。功成弗居。反求治身之道。然即以聖人之治世言之。其爲治道也。不以賢能之心。與民相尚。則名心已淡。而民不爭矣。不以貨財之心。與民相貴。則利心已絕。而民不盜矣。不見可欲而欲之。則慾心已除。民心以如是而

往。來、無。爲。自。然。是故虛而能涵。不窮屈於萬物。其中。能。容。動而默運。益推出其全量。其中無。盡。天地不言也。聖人亦不言也。若使多言。將言有數。而數卽可以窮之。故不如守中而已。

第六章 河上公註本、作成象章、彭本作谷神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聖人守中以治身。以中之能養谷神也。谷神者、元性也、谷以喻虛。神以喻靈。性、體虛、靈則不昧。不昧者卽不死也。夫谷神也而復謂爲玄牝。何也蓋以玄天也。牝地也。天地合而玄牝成其閎空。空洞。儒家號隱微。此中有不睹不聞之境。釋家名那箇。此中有無善無惡之眞。聖人治身。卽借空洞之玄牝。以養虛靈之谷神。故以谷神之名名玄牝。此因用取名之義也。一玄一牝。一乾一坤。孔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參同云。乾坤者易之門戶。所謂兩孔穴法。金氣相胥。卽此玄牝之門也。陰陽。來往於其內。坎離交媾於其中。男女媾精之房。日月交光之所。聖人顚倒之、則爲。聖人恬澹。而民性亦復淳良。聖人期頤。而民命亦復壽考。大道無私。至是而聖人亦若私有其生者。無私反成其私也。至矣。

第八章 河上公註本、作易性章、彭本作上善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惡。故幾於道矣。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道貴謙卑。下而能上。故曰上善。其上善也。比德於水焉。水之善、能利萬物之生。而使萬物皆足。無有所爭。但水性下流。多處衆人之所惡。人雖惡之。究於水無損也。利人而不有其功。以弱爲志。水蓋幾於道矣。人性之善也。當如水性之善焉。秉、性、謙、下。斯舉動皆善。無、所、爭、心。擇居善地。藏心善淵。交與善仁。喜言善信。政稱善治。事稱善能。動合善時。在在處處。柔善不爭。夫惟不爭。故無怨尤加之。以視水下猶有人惡。人則有下、有上。是更神於道。靈於水矣。

第九章 河上公註本、作持盈章、彭本、

持而盈之。不知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持、得也。揣、探也。人既得其氣。而復有求盈之念。此招虧損之端也。故不如其已也。人使探其寶。而遽有英銳之情。此必退敗之兆也。故不可長保也。然則可已而不已。卽如金玉滿堂、莫之能守乎。當保而不保。卽如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乎。人之道如此。

第十章 河上公註本、作功遂身退、彭本作功遂身退、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且更以天道言之。天不言功名而以。生。成。罔。遂。爲。功。名。物育功成。時行名遂。天地於焉。退。移。藏身。冬。令。以畜陽生之德。人亦曷觀天道哉。

第十章 河上公註本、作能爲章、彭本作玄德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生。門。凡人順。用之、則爲。死戶。地天。交泰。不外乎此。故又稱爲天地根。言天地互藏之根也。天地之根。乃反本還元之地。煉氣化神之區。綿綿若存。卽是調養谷神。自然胎息也。用之不勤。卽是外爐增減。自然符火也。不勤者。不勞也。

第七章 河上公註本、作韜光章、彭本、作無私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天長地久。長生之道也。然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靜專動闢。靜翕動闢。大生廣生。覆載無私。而後得此長生耳。使天地私有其生。將、物、命、不、暢。天、地、卽、傷、其、和。物、性、不、貞。天、地、卽、殘、其、中。萬、物、之、傷、殘。卽天地之傷殘也。惟不自私其生。而以衆生爲生。衆生之生。生不已。卽天地之長生也。故能長生也。聖人者法天地者也。是以聖人養身。以柔、以弱。似、後、其、身、以、求、生。漸、充、漸、滿。實先。其身。以。得。生。也。守、中、制、外。似、外、其、生、以、無、生。先、忘、後、存。卽存。其身。以。有。生。也。然此皆不私有其道者。乃

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第十章 河上公註本、作無用章、彭本作利用章、

載、卽車載之載。營、卽營衛之營。衛、屬、陽。而、營、屬、陰。營魄卽陰魄也。或曰、營魄也。以營爲魄。未免錯解。不、知、言、陰、魄而、陽、魂、卽、在、其、內。八月十五日。魂盡注於月魄。月乃滿而爲純。乾。聖人當此。卽運河車。以載之。乾金遂爲我有。經所謂得一而萬事畢者矣。既得其一。則必不失其一。聖人載魄而返。抱一而居。則地魄擒朱汞矣。故能無離也乎。十月溫養。內火。天然。暖氣常存。嬰胎自長。聖人專氣致柔。卽內火也。故能如涵育嬰兒乎。玄覽者、內觀也。滌除玄覽。清淨內觀。心無疵累。所謂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既無無亦無。無無亦無。愛民者安民。治國者富國。民安國富。乃能行無爲之政乎。治身以精定爲民安。鉛足爲國富。煉已則精定。還丹則鉛足。煉已還丹。始可行。抱一無爲之道。亦如是也。治身以守、雌不雄爲功。夫調神養胎。不能不守雌也。至於天門沖破。陽神出入。開闔自如。乃能無守雌之苦也乎。治身以知識爲內援。聖體成、而知識之神化。爲正等正覺。明明白白。四達不悖。乃能無知識也乎。且更有生子生孫之功。換鼎分胎也。有畜福畜德之量。立功濟世也。然雖生而不有其生。虛空粉碎也。有爲而不恃其爲。慈悲廣大也。護國佑民之心。千劫萬劫長長如是。而不誇天上主宰。是眞謂之玄德也已。

第十一章 河上公註本、作無用章、彭本作利用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輪輻三十六。以象日月之運行。然轂在車之正中。衆軸所貫。轂空其內。輻湊其外。故轂本無也。而有車之用焉。埏、水和土也。埴、黏土也。陶瓦之工。謂之塼埴。爲埏爲埴之時。本無器也。一經摶煉。而卽有器之用焉。室有戶牖。室乃光明。未鑿戶牖。若無室也。一經雕飾。而卽有室之用焉。故以有之爲利。無之爲用也。有生於無。大率類此。

第十二章 河上公註本、作檢欲章、彭本作爲腹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爽、失也。狂、放也。奇珍玩好。人所共奪。故珍、好、隨身行亦妨也。色、聲、味、獵、貨。五者之、損人如此。是以聖人賤之。獨守內寶。輕視外物。故能去彼取此焉。

第十三章 河上公註本、作厭恥章、彭本作寵貴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寵若驚。則必深藏美玉。辱若驚。則必重立根基。此潛心奮志之象也。貴若身。則必業道安榮。患若身。則必和光彌謗。此抱元守眞之法也。

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王弼與各本俱作寵爲下、彭本作寵辱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寵爲下者、猶言榮寵無定。每爲下移之物。以故得失難憑也。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或得或失。隨時謹凜。隨時奮勉。此之謂寵辱若驚也。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則可以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乃可以託於天下。

此節詮貴患而先講明有患者。以有患須歸無患也。然有大患之故。亦因色身現在。故可以患加之。及其脫殼存神。則不可以患加之也。抑或留形住世。眞氣內含。韜光晦跡。又何大患之能撓哉。故當貴重其身。以身爲天下所寄。命而不敢自輕。其千金之軀者。則可以寄身於天下。黃石公之所以教子房也。保愛其身。以身爲天下所託。賴而不可自露其曠世之器者。則可以託身於天下。張九齡之所以誡鄒侯也。善保身者、乃善、治、身。善治身者、乃善、治、世。孔子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

第十四章 河上公註本、作贊玄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

故渾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名道紀。

不見不聞之地。希夷門也。希夷之門。性情所寄。夷藏性。希藏情。故視不見。聽不聞也。而又有眞意來往其閒。搏之而不可得。更名曰微。此三者、不可分門窮詰。故當混而爲一。使彼三家相見焉。其上其下、契云上閉下閉也。不皦不昧所謂若有若無也。繩繩戒懼也。猶言上閉下閉。若有若無。戒懼乎其所不睹。而不可名其端倪。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復歸於無物。是所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也。無狀無象。是所謂恍惚時也。恍惚之眞。不見首尾。其卽元始之炁耶。古道者、元始之體。今有者現前之用。古今不同。要可執古以御今。無生有也。能知元始以前。推及元始以後。是爲道之紀歷也。紀年紀月紀日紀時。並紀一符一刻。皆道紀也。

第十五章 河上公註本、作顯達章、彭本、作保盈章、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强爲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容。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澄。靜之徐淸。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從古修士。知此治身之道。微妙玄通。至淵深而不可測識。遂不敢妄行測識。卽有形容。不過强爲形容耳。章中若字七句。卽皆形容之詞。其所形容者。物景也。物象也。孰能於重濁之內。靜待其輕淸。孰能以安敦之神。久候其徐生。待之候之。不敢求有餘也。保此道者不欲盈。卽不求有餘也。夫惟不求有餘。是以能守故常。不爲新創。則不與眞道相違也。魏伯陽云、臨爐定銖兩。五分水有餘。二者以爲眞。金重於本初。其三遂不入。火二與之俱。此卽不求有餘。能守故常之道者也。雲牙子之參同契。其亦體太上之道德經。而不爲新創者歟。

第十六章 河上公註本、作歸根章、彭本、作虛靜章、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致、委置也。虛、空器也。極、畢其道也。守、居也。靜、無爲也。篤、謹愼不失也。萬物並作者、凡物皆有始生也。吾、種物之主人也。觀、待也。復、返也。修身人、委置元神於空器之中。則得其道。既得其道。當居閒靜無事之所。謹愼而不失其道。俟空器之生物。而吾又待其返本也。故一往一來。而生變化神明焉。知此、則七返之道備矣。彼萬物之芸芸而並盛者。由無作而有作。由有作而復還無作。尙能隨化機以出入也。是故春生夏榮。秋歛冬藏。復枯落而還歸其根。物還其根。動而復靜矣。故曰靜。靜、則復、返於無物。而還造化矣。故曰復命。復命、則知眞常之道矣。常、靜者。能常應。寂然者。更湛然。故知常曰明也。世人不知眞常之道。在乎歸根復命。一概經營造作。沈着於有爲名象之中。耗損精神。故妄作招凶也。若是夫。人不可不知常乎。知常則乃容。容、涵也。公、大也。王、貴也。天、尊也。道、虛無之極也。猶言涵其元於靜泰之中。乃能大其造化。而入乎至聖至神之域。以還乎至虛至無之眞也。體合虛無。長久不壞。沒者、無也。有神無身。則水火不能害。金石不能殘。虎兕不能噬。刀兵不能斬。何危殆之有哉。

第十七章 河上公註本、作淳風章、彭本、作太上章、

太上下知有之。

太上、聖人也。聖人居衆人之上。故曰太上。或曰太上、上理也。亦通。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不矜能。使下民不爭。不好利。使下民不貪。不愛欲。使下民不亂。不爭。不貪。不亂。太上有之。下民亦有之也。下知者下民也。

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其次者、道之次也。太上之道。無爲而成。不言而治。其次者。不能無爲。不能無言。則

親愛而樂譽之。以興化焉。又其次。不能以親愛樂譽興化。則必以法令畏服之而厭之焉。言、道、而至於智、巧。風、斯下矣。其餘不足觀也已。故復言根心之信。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上之信足。下卽以眞情信之。信有不足。下卽有不信者焉。而聖人必以信爲治理也。貴言者。愼言也。人主躬行實政。優游慇孚。不誥令而民情服。故必謹愼其令言。功成事遂。百姓皆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咸謂我之自然也。愚按此章經義。可以論治世。亦可以證治身。上德以清淨爲修。六根皆定。無爲而無以爲也。其次以愛敬爲修。感而遂通。無爲而有以爲也。又其次以法、功、控、馭。又其次以智、巧、察、求。所謂術也。有爲而有以爲之道也。其極妙者莫如信。信屬土也。金丹始終純以意。土爲妙用。要皆自然而然也。富哉言乎。可以治世。可以治身也。

第十八章 河上公註本、作俗薄章、彭本作大道章、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此章言治世隆汚之道。然亦可悟治身之理。玆兩舉之。失無爲之事。遂有慈惠之政。猶之失渾淪之體。遂有返還之功也。用明用術以察求民情益深掩蔽。猶之用巧用機以探取藥物愈善互藏也。在庭有孝慈。所以和六親之不和。猶之入室修泰定。所以靜六根之不靜也。國家有忠臣。所以救昏亂。猶之玄門有眞金。所以救衰憊也。然後歎上世渾穆之政。與上德無爲之修。其風之邈也、久矣。

第十九章 河上公註本、作還淳章、彭本作三絕章、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絕大也。又至也。至聖不用智。風盡敦龐。民多利益矣。至仁不用義。俗盡親睦。民歸孝慈矣。至巧不謀利。謀利者、皆機巧之徒。上無機巧下無盜賊矣。聖不足於智。仁不足於義。巧不足於利。聖仁巧三者、若有質而無文也。渾渾噩噩。一道同風。故使民各有攸屬。亦從其質實而已。見素抱朴。少私寡慾。民之文亦不足也。然而美矣。

第二十章 河上公註本、作異俗章、彭本、作絕學章、河本、作不可不畏、故其註亦大舛謬、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畏畏。

絕學者、道全德備也。道德全備。何憂之有。以聖人視眾人。猶之唯甚直而阿甚諛。善可愛而惡可惡。不知相去幾許也。聖人無憂。卽無畏也。人之所畏者。畏其絕學之難、也。豈可畏人之畏。而不求其絕學乎。故曰不可畏畏。

荒兮其未央哉。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其若晦。寂兮似無所止。眾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先天大道。如洪荒之未開。無爲而成。不言而治。故眾人皆臻淳厚之化。熙熙然相安相樂也。共食其德。如享太牢。同游其宇。如登春臺。此雖華胥風俗。無以加焉。聖人曰、我獨。澹泊。恬靜。杳無朕兆。若嬰兒之未成孩也。乘乘者與道相乘。故曰乘乘。上下升降。箇中運行不息。若無所依歸者然。故眾人皆有餘地可求。而我獨於此中、獨如遺世特立者然。則眾人皆智。我獨若愚也哉。夫亦大巧若拙也。沌沌兮、未判之象也。俗人皆尙昭察。我獨守其昏悶。昭昭察察、皆指的然。昏昏悶悶、皆言闇然也。忽兮如天地之冥晦。飄兮無定。由此觀之。是眾人皆有所用。而我獨昏悶。飄然若愚頑而鄙樸者。人不與我同。我亦與人異也。一粒陽丹。號爲母氣。我獨求而食之。以致長生。是眾人之不如聖人。卽、如唯、阿、善、惡之相、去也。此、聖、人、之、所、以、獨、鳴、其、絕、學、也、歟。

第二十一章 河上公註本、作虛心章、彭本、作孔德章、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其中有物。窈兮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眾甫。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以此。

孔、空也。大也。至空至大之德器。其中能容妙物。故大道從此入焉。道之爲物也。恍惚無定。以言離性。本無象也。乍恍而乍惚。無象者若有象焉。乍惚而乍恍。無物者已有物焉。或謂惚兮恍。是合象韻。恍兮惚、是合物韻。而不知聖人立言、字法、顚倒、卽寓、道、法、顚倒也。惚兮恍。恍是性。之本。象恍兮惚。惚是性所種。之物。以男下女。交媾。成。精。一物。也。實連二物。也。故有象在上句。有物在中句。有精在下句。句法、又寓、道、法、也。夫精。爲性。火下照。相感而生。乃能露出坎情。然實微妙難測。故曰窈兮冥兮。窈冥之精。乃是眞精。欲得眞精。須知眞信。故其中先有信焉。浩浩如潮生。溶溶如冰泮。修士於此。候其信之初至。的當是精。卽行伏之擒之。時刻無差。金仙有分矣。一名眞金。一名首經。一名眞水。一名神水。一名眞鉛。一名鉛氣。一名白虎。一名虎氣。而不出乎。眞精。也。所以自古至今。此眞精之名。諸經不能拋去。於是以一物之眞。觀萬物之理。無非重此初氣者以閱衆甫。卽察衆物之初也。故又曰、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補註、章內四舉其中、可知。一。孔。玄關、大道。之門、造鉛、得。丹、不外。乎。此。也、

第二十二章　河上公註本、作議益章、彭本作全歸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曲則全。以、減、爲、增、也。枉明直。以、柔、制、剛、也。窪則盈。謙、則、受、益、也。弊則新。剝、則、有、復、也。少則得。知、足、不、辱、也。多則惑。貪、欲、自、迷、也。此太上以前之古語。所說治身之要道也。是以聖人治世。必抱一以爲天下式則焉。抱一者、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王注以此四句、頂曲則全四句說、殊屬妄解。而不知故明。故彰。故有功。故長。故有功。本句以解本句也。或問古之句、復引曲則全者何故。余曰、此太上引古人治身之語。以起治天下之理。故曰豈虛語哉。人能敬守一誠。則天下亦必全歸其式也已。

第二十三章　河上公註本、作章、彭本作自然章、無

是不信自然之聲。終無所成者也。以此論行道之法。有如噢飯太飽。走路太多。必不能做工夫。比之於犬、過飽則病。比之於牛、過勞則困。故曰、物或惡之也。而況於人乎。故有道者不處此也。

第二十五章　河上公註本、作象元章、彭本作混成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混成、未破也。又無名也。鴻濛始氣。混混無名。無名者、先天地而生者也。寂、清也。寥、虛也。獨立乎清虛之境。而不改變其眞常。無非此混成而已。一物周流。全乎萬物而不危殆。是可爲天下母也。道祖自開闢以來。已知混沌之前。有此母氣。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皆於母氣胎之。有問其名者。不知其名。先以道字字之。道從首正、先

天。地。而。行。生。者。也。因字强名。又得一大大從一人。先庶。物。而。首。出。者。也。由此以及萬世。皆稱爲大道焉。大則無所不行。上乾。下坤。逝將。去。汝。逝則無所不到。北坎。西。兌。遠亦。致。之。是道也。窮極。必。返。或可。出乎。震。齊乎。巽。見乎。離。成乎。艮。乎。大哉道與天地王同爲域中四大哉。無道不知天。天大也。無天不覆。地。地大也。無地不載王。王亦大也。王居其一。一人首眾人也。王爲人主。不離乎人。人在地上。故法地。地在天下。故法天。天在道內。故法道。道莫妙於自然。故法自然。

第二十六章 河上公註本、作重德章、彭本作重靜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輕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以萬乘之主。而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重者、水也。輕者、火也。水中生、火。故以、重爲、輕之根。靜者、定也。躁者、慧也。定中、使、慧。故以、靜爲、躁之君。嘗觀才德並重之君子。終日游行。不離輕重。欲使施用輕快也。雖有榮觀。燕處超然。不以紛華擾靜也。奈何絳宮主人。身若萬乘者。遽以身輕天下而忘之。全不持重養輕。全不守靜制躁。吾恐一派輕、則失腎中之眞水。而火無根矣。火生於水。水爲火之用。故曰臣。一派躁、則失心中之眞定。而慧無君矣。慧發乎定。定爲慧之主。故曰君。

第二十七章 河上公註本、作巧章、彭本作用妙章、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無轍迹者、自然之河車。有則存想搬運矣。無瑕謫者、自然之祖迹。有則違悖宗旨。矣。不用籌者、自然之火候。用籌則拘泥爻策矣。不可開者、自然之內禁。可開則假閉耳目矣。不可解者、自然之凝聚。可解則勉强撮合矣。是以聖人、守、自然之常、善。立已立人。人皆可重。成已成物。物皆可觀。襲明者、以先覺覺後覺。心相承而警悟。此之謂襲明也。故善人克明明德。不善人不知自省。善人親之、亦以明德。不善人不以相資相師、爲可貴可愛之事。則自作見不善、能內自省。轉相師。轉相資也。若不以相資相師、爲可貴可愛之事。則自作聰明。雖有智慧。亦若大迷也。修身要妙。不外乎此。

第二十八章 河上公註本、作反樸章、彭本作常德章、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此節有二義。皆爲治身之士、所當知而當守者。一曰雄、施、雌、化。參同云、雄陽。播。玄。施。雌陰。統。黃。化。是也。知此則能施能行。守此則能化能育。雌雄交感。則金藏於水。旋復。水生其金。金氣足而潮信至。其勢如漕。谿。然倒流。逆上是爲天下漕。谿之水。也。然雖爲漕谿之水。而陽火既進。陰符又臨。歸根復命之常。德不可離。也。故復歸於土釜。以養其胎嬰。一曰雄、歸、雌、伏。悟眞云、雄裏懷。雌。結聖胎。是也。若論產物之理。陰極。陽生。則是雌裏懷。雄。若論養物之事。陽極。陰生。則是雄裏懷。雌。雄裏懷。雌。者。既得雄。歸。以合丹。更要雌。伏。以溫丹也。其勢如谿壑然。自上注下。落於谿中。故守雌之道。卽如天下之谿壑。有流。有歸。此眞常之元。德不可離其地者也。歸於谿、猶之歸於黃庭。復歸於嬰兒、人靜。以養聖胎也。

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此節盡雌雄之理。而發其細微。復假色相以論之。白者金精。黑者水基。金精者、雄陽播於雌而生者也。此精未有之先。坤母之體本虛。因與乾父交。光坤遂實而成。坎。坎形已具。月叶。兌。方是名。水中之金。水中之金。實賴坤母之養育而成。故稱母。氣。悟眞云、黑中取白爲丹母。是也。母氣有白光。號曰陽光。陽光發現。卽運已汞、以迎之。所謂二、候求藥也。彼此相當二八同類。擒在一。時煉成陽丹。卽丹母也。然其造化在外。故丹母只算外藥。學人以外藥修內藥。以母氣伏子氣。丹母之中。又產陽鉛。卽駕河車以運之。逆回本宮。潛伏土釜。四、候和合。三姓交歡。這回快活。便得長生。但法功雖是如此。而知白必先守黑。乃能知白。知白還要守黑。此中有三層妙用。足爲天下式程。人能依此行之。則自然之常德、不差忒也。既不差忒。乃

能歸證於無極。而煉神還虛矣。知白必先守黑者、陽往。陰中。也。守黑乃能知白者、陰中陽產。也。知白還要守黑者、神歸。烝。伏。也。天地萬物之理。皆是如此。故爲天下式程焉。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順成人。榮事也。逆成仙。辱事也。然人當知成人之榮。而守成仙之辱。常辱之學絕學也。虛心養氣。有如天下之空谷。能爭天下之空谷。則致。虛。守。靜之。常。德。乃能。足。也。常德既足。乃復歸證於渾樸。而返本還元矣。渾樸之眞。散見而生萬物。芸芸之盛。皆可取其材而制爲器。聖人欲用其器。則爲官陰陽。長庶彙。而保合之。以歸於一焉。故大制天下者。不尙分割也。

第二十九章 河上公註本、作無爲章、彭本作神器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凡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天下、比身中也。神器、言至重也。先天大道。以、自、然、無、爲、而、成。俗人多疑其空寂。故老祖說此以示人曰、人以無爲爲空寂哉。吾將欲取天下而行有爲之政。又見有爲者之轉多紛擾。轉多設施。無成就而無休息也。夫天下之神器至重。以、有、爲、而、多、事、不、如、無、爲、之、少、事、也。故不可爲也。爲以求成而反敗。爲敗之也。執以求得而反失。執失之也。天下如是。凡物皆然。物之在身者。或陽。往。獨。行。或陰。來。相。隨。或翕。然。而。呴。或悠。然。而。吹。或氣。足。而。強。壯。或氣。嫩。而。淸。羸。或載。之。上。升。或隳。之。下。降。無非自。然。而。然。者。是以聖人行道、去過甚。去驕奢。去泰侈。三者皆喜於有爲之病也。故去之。

第三十章 河上公註本、作儉武章、彭本作兵強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人主強德不強兵。以道佐人主者。豈可以甲兵強示天下乎。然有出其兵而誇大武功者。卽有入其兵而敬修文德者。天下之事、亦多好還也。惟是師到之處。荊棘皆生。覺、刺、傷、之、可、悲、也。軍過之餘。凶年又起。痛、刀、氛、之、餘、毒、也。兵、豈、可、輕、言、乎、哉。古之善兵者。鋤、奸、禁、暴。去、賊、安、民。旌、旗、載、道。望、若、甘、霖。果、於、救、難、而、已、矣。非敢強也。然果也。須絕其矜伐驕焉。矜、則有好兵之念。伐、則有窮兵之心。驕、則有誇兵之想。雖果也。亦無善意也。若有善意而果。果而至於民難不已。則大兵亦不已。亦、在、乎、力、救、其、難、而已。非示強也。又或敵氣不衰。壁壘相持。壯兵也。必爲老兵。此亦殘賊吾師也。殘賊吾師。將欲誅不道。而、反、自、行、其、不、道、也。誅、不、道、而、至、於、自、形、其、不、道。則、不、如、其、屯、田、防、禦、休、息、我、兵、之、爲、得、也。世之好強者。亦嘗觀之於物乎。物壯則老。可想力強必衰也。用物而使物憊。是爲不合於道。不合於道。不如其早已也。

章內備言行兵之利害。而醒道妙處。在一、物、字、打、轉、言其有作有爲、皆因精衰氣敗。不得已而行補導之功。亦已果矣。至於百日築基。三年煉已。又至果也。抑或丹基未立。己性未明。不妨再築再煉。又至果也。然勿以果誇強也。持盈不已。必遭困弱。大藥將至。逾時無用。故曰物壯則老。不如早已。

第三十一章 河上公註本、作偃武章、彭本作佳兵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故吉事尙左。凶事尙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以喪禮處之。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佳之爲言祥也。佳兵而曰不祥。兵尙可好乎哉。兵之爲害也。無物不惡。以、其、籌、策、繁、而、滋、擾、多、耳。有道者豈居此好兵之名乎。是以君子處世。燕居則貴左。左、爲、吉、

也。用兵則貴右。右、爲、凶、也。盆以見兵之不祥也。夫兵原非君子之器。然有不得已而用之者。救、難、爲、上。勿、意、躁、而、情、濃。亭、幛、蕭、然。恬、淡、而已矣。卽、或、制、勝、凱、還。終、不、以、兵、爲、美、事。若、以、兵、爲、美、事、者。其、胸、中、必、好、殺、人、者、也。殺人之人。豈、可、使之、得、志、於、朝、廷。顯、武、天下哉。嘗觀於人事而慨然矣。吉事尙左。凶事尙右。左爲。陽而。右爲。陰。陽主。生而。陰主。殺。也。故軍中有上將軍。有偏將軍。偏將軍之徒。非得上將軍之令。不敢攻殺。是、知、偏、將、軍、之、有、生、意、也。故其位居左。上、將、軍、之、有、殺、機、也。故其位居右。居右者、喪禮也。天、下、不、祥、之、事。莫、過、於、喪、喪、禮。故、以、喪、禮、處、上、將、軍。而、戒、其、勿、輕、殺、焉。嘻、一。將功。成。萬。骨。枯。其事。可。爲。痛。哭。也。故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事處之。太上之心。卽天地好生之心也已。

愚按章中喻意、蓋言女鼎不祥、未可用耳、然其論用兵之害、亦痛絕、

第三十二章 河上公註本、作聖德章、彭本作無名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於江海。

大道無名象。純是一團渾樸。有如無極。樸雖小。然居太極之上。豈可馭而下之乎。侯王守其樸。則大制不割。萬物亦同來賓也。地上乎。天。則天。地。交。泰而。甘露。下。垂。不煩造治而調均。神氣於此兩平也。氣化爲。液。初名。金液。還。丹。金、液、之、名、既、立。夫亦。將止。於。土。釜而。養。之。也。知止不殆。惟抱一以虛其心。自然泰定安焉。此道也。推之於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而有所歸宿也

第三十三章 河上公註本、作辯德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知人事者、得、妙、智。自知其本來者、得、圓、明。蓋已。了。性。矣。勝人欲者、有、定、力。自勝其尸賊者、有、眞、强。蓋已。了。命。矣。知足守富。止火養丹。强行有志。面壁。九年。一得。永。得。與地同久。心死。神存。與天同壽。

第三十四章 河上公註本、作任成章、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視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衣被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汎兮其無涯。是可左右逢源。隨人取用。萬物賴道生而道不辭。只運其時行而已。功成不名。有衣被不爲主。生成廣被之德。本於無爲。故莫能名不爲主也。守眞、常、而、無、欲。小、莫、破、焉。故可名於小也。統會、歸、而、不、主。大、莫、載、焉。故可名於大也。惟聖人亦不自形其大。此其所以爲大聖人也。

第三十五章 河上公註本、作仁德章、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用之不可既。

大象者、無、可、象、而、象、之。故曰大象。仍、指、大、道、也。能持大道者。則天下皆往而歸之。往遊其宇。恬然澹然。而無所患害。但相安於平泰而已。夫美樂美餌。能使過客停車以圖一快。然、酒、闌、歌、散。終、不、久、留、矣。大道則不然。出、於、口、而、生、津、補、液。似覺淡然無味者。豈知。見聞。俱。絕。正復。取用。不窮。也。

第三十六章 河上公註本、作微明章、

將欲噏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强。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固、先也。噏、與歙同。又歙也。欲噏固張、散將復歙也。欲弱固强、進將復退也。欲廢固興、榮將復落也。欲奪固與、去將復返也。往、來、相、因。理、可、見、微、知、著。故曰微明。柔弱勝剛强、不戰而自服也。知魚之不可脫淵、則知。道。之。不。離。乎。身。知器之不可示人、則知道之必由乎己。

第三十七章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鎭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無爲無不爲者、無爲之爲。卽是有爲。契所謂處。中制外。凝神成軀者是也。侯王能守萬物自化。恭已無爲。可治天下。太古之遺風。不可想乎。惟是承平久而動作興。宴樂繁華。非國家之福也。吾將鎭之以渾然之樸。使彼守樸還眞。庶幾欲作者不。欲作焉。不欲作、則萬物恬靜。不求天下正、而天下將自正也。

第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上德之士。不見有德之象。而具有德之量。下德之士。不欲自失其有德之名。而已先成爲無德之人。上德不德。守無爲也。亦因萬物自化而無以爲也。下德不失德。喜有爲也。反令羣情好動而有以爲也。仁之所爲者。親之是也。天下悅服。故亦無以爲也。義之所爲者。畏之是也。天下震慴。故亦有以爲也。然仁一仁也。義一義也。至於禮、則朝有因革。野有殊俗。則爲之甚難也。欲强而行之。民莫與應。反使攘臂相爭。自仍所從。天下事不將難爲乎。夫大道不爭。卽能使民不爭。此何如之上理。哉。乃一失而爲仁矣。又一失而爲義矣。再一失而爲禮矣。而後云云者。所以歎氣運之轉移。非謂仁義之有偏用也。夫禮以忠信爲根本。薄俗起而反開侮亂。必賴禮以還淳也。前識者、性道之光明。華飾盛而反生愚暗。亦前識之變更也。是以大丈夫立身、處厚不處薄。居實不居華。去取攸宜。謂渾樸猶在人閒可也。

第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淸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也、非乎。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昔、太初之先也。一、衆數之始也。始生之物。其名爲一。太初以前茫無着。太初以後判有餘。欲得此一者。須在太初前後之閒。有氣而無質。無質而有信者也。五行以水爲一。此水。乃善之極。澄之極。不可思議之功德水也。名之曰水。似强也。不名曰水。又空也。今試從得一者溯之。夫道之始於昔也。天從昔開。以一而開。然非有此水。則無以分。何以見其淸也。地從昔闢。以一而闢。然非有此水。則無以承。何以奠其寧也。神從昔奉。以一而奉。然非有此水。則無以供。何以昭其靈也。谷從昔達。以一而達。然非有此水。則無以涵。何以助其盈也。萬物從昔作。以一而作。然非有此水。則無以育。何以資其生也。侯王從昔而作主。一以爲主。然非有此水。則無以利用。何以爲天下之安貞也。天地神谷萬物侯王。體各不同。然所以致淸致寧、致靈致盈、致生致貞者。皆以一也。淸而不裂。水氣淨之。寧而不發。水氣載之。淸而不歇。水氣行之。盈而不竭。水氣充之。生而不滅。水氣養之。貞而不蹙。其貴高者。水德輔之。以其性卑賤而流下也。自古人主、謙尊而光。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孤寡不穀、侯王之自稱。亦甚賤而甚下也。而不知富有四海。貴爲天子。玉食萬方者。卽凜此孤寡不穀而得之也。豈非以賤爲本乎。凡侯王之守其賤。正侯王之守其一也。故由此而推致於物。有如造數車者。轉物車用。以其多而妄駕之。敗盡不覺也。又如玉之琭琭。石之落落。其具衆多之貌者。太上不欲取之矣。

第四十章 河上公註本、爲去用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反、復也。天地冥合。一陽來復。道之初動也。弱、柔也。身心恬靜。專氣致柔。道之妙用

也。還丹之事、在乎。以乾。之有。入坤。之無。乾種。之而。坤。產。之。無中生有。故道生於有。有生於無也。天下萬物、皆是如此。

第四十一章 河上公註本、爲同異章、彭本爲聞道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聲希。大象無形。夫惟道善貸且成。

上士之道行。以勤爲本。其中有不自炫不自銳、不自異、不自實、不自顯、不自滿。奉行若自懈。信受若自欺者。而後。能。韜。光。徐。煉、同。塵。守。虛、涸。跡。求。成、惜。陰。敬。道。否則與中士之存亡。下士之大笑一也。烏得謂之勤。中士聞道。斷續做去。故曰若存若亡。下士聞之而大笑。笑卽毀謗之徒也。然雖大笑。於道無損。不笑反不見爲至道也。古人立言、亦有此意。其言修道者。明若昧、卽不自炫也。進若退、卽不自銳也。韜光。徐。煉。有。如。此。夷若類、卽不自異也。上德若谷、卽不自實也。同塵。守。虛。有。如。此。大白若辱、卽不自顯也。廣德若不足、卽不自滿也。涸跡。求。成。有。如。此。建德若偷、雖奉行而若自懈。質直若渝、雖信受而若自欺。惜陰。敬。道。有。如。此。皆上士之勤修。非中下所能企也。所以方有四隅。大方無之。但守中也。器望早成。而大器無之。欲求至也。大音大象無聲無形。中庸之所謂恐懼不聞。戒愼不睹者。非卽此歟。抱道人閒。給與無盡。且使化工大成也。眞上士也。

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道立三才之上。五行之先。太上論造化。故必以道爲始。大道無形。渾然無極。迨其。而。內。抱。陽。外。陰內陽。外虛內實。虛涵。陽。氣。是爲沖氣。物情至此。合太和矣。今並以丹法言之。坤交乾金。變而成坎。坎體。外。虛而。內。實。則當。以。沖。虛。含其氣。如太。和。之。氤。氳。焉。

人之所惡。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人莫惡於名之賤。孤寡不穀。卽賤名也。而王公以此自稱。雖有損於名號。實有益於王公也。故觀之於物。亦有因益轉損。因損得益者。玩易道而知之矣。否卦天上而地下。言欲變爲益。天道不敢自尊。於是損上益下。天地不交之否運。可變爲自上下下之益。故君子以之遷善改過焉。泰卦地上而天下。言欲知善損。地道不得自盈。於是損下益上。天地相交之泰運。亦因乎其道。上行之損。故君子以之懲忿窒慾焉。天地以損而得益。是用益不如用損也。二卦平列。卻當效損卦一邊。又況山澤風雷。感應正因乎損也。此教也。易教也。古

人之教也。太上曰。人之所教。我亦教之。蓋教人知自損耳。不善者。善人之資。故又以强梁爲教父。强梁乃劫奪之徒。損人益己。終不得益者也。父與甫同。從上聲。

第四十三章 河上公註本、作偏用章、彭本作至柔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閒。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至柔者、氣與水也。氣無不達之竅。水無不通之經。故能馳騁至堅而無吐石。泉穿山。可見也。無有者、無形質而但有氣水。亦可達吾身而入無閒也。上二句、泛言天下之氣水。此句、指身中言。譬、起法也。又曰、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無爲者、不必搬運。自然沖突也。以不言之教。合無爲之益。天下眞無有及之者。

第四十四章 河上公註本、作立戒章、彭本作爲名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身親於名。身多於貨。得身無病。亡身有病。此理之曉然者也。故太上以孰親孰多孰病覺之。所以動其良心。使人自悟。非同乎後世訓文。一味責備。反令輿情不服。此太上謙和之德也。然世有親其名而疎其身。多其貨而少其身。得身不以爲貴。亡身不以爲痛者。如此沈迷。要皆名利心重。保身心輕者也。豈如喉中氣斷。大限來臨。名歸烏有。貨歸子虛。亡入鬼趣。難復人身。是則可痛也已。夫人生在世。成我名者。損我神。入悖。貨者。亦悖出。卽所謂甚愛大費。多藏厚亡者也。愛至於大費。是、辱也。藏至於厚亡。是、殆也、皆非長久之計也。太上以慈悲之心。立言覺以教人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其斯爲聖人之德也夫。

第四十五章 河上公註本、作洪德章、彭本作清靜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淸靜爲天下正。

大成若缺。如日月之光。圓而暫虧。推而復明。故其用不敝也。大盈若沖。如滄海之量。統而不溢。渺而無涯。故其用不窮也。亢、直者、鹵。機、巧者、詐。强、辨者、誣。皆不可同乎、大也。聖賢以氣爲直。不逞剛而自剛。若屈然。神妙爲巧。不顯智而自智。若拙然。以道德爲辯。不多言而善言。若訥然。至若鉛火沖和。三冬足禦。蒲團坐定。九夏可忘。正所謂躁勝寒。靜勝熱也。此二者陰陽之理。人能以淸虛靜養之心。察燥溼冷煖之氣。而天下之正道得矣。

第四十六章 河上公註本、作儉欲章、彭本作知足章、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田。天下事已無爲也。泰治盛而否亂伏。則生戎馬於近郊。天下事將有爲也。亂而復始。泰定爲福。見可欲而欲。罪莫大焉。已足不知足。禍莫大焉。不當得也欲得。咎莫大焉。故以知足爲足者。則能常足矣。 補註、卻、去也、糞、治也、天下無事、雖不用馬而馬在、卻之云者、去之於山澤、如歸馬之意云耳、又馬本不可以治田、其言以糞者、猶言兵去農興也、

第四十七章 河上公註本、作窺遠章、彭本作戶牖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戶、小門。以不出而知天下事。匡居所以明世務也。牖、小窗也。不窺而見天之道。隱微所以伏見顯也。身心性命。道所寄焉。舍近圖遠。愚人也。視、不可見。聽、不可聞。搏、不可得。彼從何處尋起。知此義者。道在戶牖之閒。不知此義者。愈訪愈迷。愈問愈歧。條條皆是路。處處卻難周。所謂出彌遠而知彌少也。惟聖人不行而知。神定。則意慧。不見而名守無。則生有。不爲而成抱一。以還虛。

第四十八章 河上公註本、作忘知章、彭本作日損章、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故取天下

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爲學與爲道不同。學貴求益也。然有由博反約者。益又何嘗不損。特其先必求益耳。道貴求損也。然有事累而立基者。道又何嘗不益。特其後必知損耳。夫損者、抽減之謂也。損而又損。鉛氣乾汞光現。以至於養神還虛。行我無爲之事。斯無爲而無不爲矣。故取天下者。必、先有、奠、安天下之、心。無爲無不爲。以、靜、制、動、以、德、爲、常。以、仁、修、治。百姓攜手而同歸。萬國傾心而來會。則可以取天下矣。故必常以無事之人。肩有事之任。古來如莘。野。幡。溪。南陽。諸道。人。是也。及其有事在心。則方寸已亂。如范。增之。忌。劉。徐元直之。爲。母。是也。亦通。

第四十九章 河上公註本、作章、彭本作渾心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在天下。憒憒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無常心者。無偏一之心也。心無所偏。則能幷幪百姓。浹洽民心。民心所望者。望聖人善之信之也。不善者亦善。不信者亦信。聖德之誠孚大矣。故聖人在天下。憒憒爲天下渾其心者。幷幪百姓耳。百姓皆注其耳目。仰視俯聽。各有所望。聖人皆孩之。斯渾之矣。憒憒、誠切貌。

第五十章 河上公註本、作貴生章、彭本作攝生章、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 一作遁 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萬物出生而入死。皆在乎十有三中。夫十有三者。向來諸註。皆不得其正旨。今發明之。十。乃。天。地。生。成。之。數。一。天。一。地。一。乾。一。坤。乾卦。有。三。陽。坤卦。有。三。陰。萬物。遇。三。陽而生。遇三陰而死。同夫。凡人。凡物。也。哉。歡、喜、大。鉛、汞、結、而、聖、胎、成。無、爲、證、而、陽、神、出。雖虎兕甲兵。亦無所肆其厄。又何。有。三。陽而。生。三。陰。而。死。同夫。凡人。凡物。也。哉。

第五十一章 河上公註本、作尊德貴章、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道種物。德護物。故物以道生。而以德畜。物吐形。能勢乃能成。萬物尊道而貴德。以道無名。德有名。道之尊。德之貴。道德無使令。物理自然會。惟道主其生。惟德主畜。長育而成熟。而養覆。幪保全神。皆德之伎倆。不有不恃亦不宰。無、爲、而、成、卽、眞、解。玄德者、上德也。

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天下之道。有終必有始。然其始非一端也。金丹有始出之地。始行之事。始復之物。始出者何。坤爐與陰爐是也。陰中藏陽。故名陰陽爐。月現兌方。故名偃月爐。兌爲少女。故名先天妙鼎。悟眞謂產藥川源。皆始地也。始行者何。致虛極。守靜篤。吾以觀其復。濁以澄。靜之徐清。安以久。候之徐生。皆始事也。始復者何。混混成成。窈窈冥冥。其中有信。其中有精。無名之樸。無形之金。皆始物也。還丹以此金爲始。故曰有始。然金非坤家故有之物。乃乾家之火精也。丹法以砂爲主。入坤爐而成坎。稟和於玉池之水。銀以成戊。土戊土卽陽丹也。陽丹乃外丹。外丹乃丹本。金花是他。眞種是他。黃芽是他。白雪是他。以外丹爲內丹之娘。親故有始以爲天下母也。母有聖號。稱爲陽鉛。夫有陽鉛爲母。卽有陰汞爲子。陰汞是先天。母氣以外邊陽鉛伏內邊陰汞。母與子見。故曰知其子爲但此陽鉛之來。須得火功、妙用。蓋鉛生坎宮。沈而不起。欲其擒制。離宮之眞汞。當用武火猛烹。然後飛騰而上。及與眞汞相見之後。則宜守城沐浴。不可加以武火也。始則母戀子而來繼。則子戀母而住。故曰既知其子。復守其母也。子母相戀。終身不殆。則大丹成矣。大丹名內藥。聖胎是此。嬰兒是此。眞人是此。養內丹者。要有天然眞火綿綿於土釜之中。亦須假外爐陰陽符火。勤功增減。運用抽添。然後形化爲氣。氣化爲神。形神俱妙。與道合眞。故當塞其兌。閉其門。終其身事也。溫養兩般。內文火而外符火。保全十月。去有爲而證無爲。故不敢勤於外事。擾室中靜功也。參同云。固塞其際會。務令致完堅。候視加謹。愼審察。調寒溫。周旋十二節。節盡更須親。此卽溫養功夫也。內境不出。外境不入。塞兌閉門。是爲要訣。若使不塞其兌。將日與外事應酬。道家常談時務。是欲有濟於外圖。先已有傷於內養。口開神氣散。意亂火功寒。長生大道。竊恐不成。故曰濟其事。終身不救也。見此小則曰明。守柔者身之王水氣本平和。故曰柔。能守此柔乃曰強。光者神。卽金光也。明者氣也。卽金精也。以金光。精則光明。藏裏神氣相依。胎養功成。一身脫厄。故曰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之謂襲常之道。長生久視之修。襲常者守其眞常也。

吾山評、此章句句解得淸字字抉得出。還丹之道盡見於此。吾常謂太上之經言簡意賅。雖眞仙不能盡識。何此註之特明也。樂甚快甚。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綵。帶利劍。厭飮食。財貨有餘。是謂盜竽。非道也哉。

我、言我家也。非老聖自稱之詞也。介然、特操也。我家性體圓明。使我介然自定。有特操。有圓覺。躬行大道。惟施是畏。施則順出成凡。多損我之眞精。故以是爲可畏也。夫積精累氣。可以成眞。此大道平夷之路。人所共由者也。民心好徑。爭入邪途。妄作招凶。精枯神散。如朝廷之故官。既行除創。則元陽之盡失也。如田嗇之疆畔。功、妙、用。蓋鉛生坎宮。沈而不起。欲其擒制。離宮之眞汞。當用武火猛烹。然後飛騰而上。及與眞汞相見之後。則宜守城沐浴。不可加以武火也。始則母戀子而來繼。則子戀母而住。故曰既知其子。復守其母也。子母相戀。終身不殆。則大丹成矣。大丹名內藥。聖胎是此。嬰兒是此。眞人是此。養內丹者。要有天然眞火綿綿於土釜之中。亦須假外爐陰陽符火。勤功增減。運用抽添。然後形化爲氣。氣化爲神。形神俱妙。與道合眞。故當塞其兌。閉其門。終其身事也。溫養兩般。內文火而外符火。保全十月。去有爲而證無爲。故不敢勤於外事。擾室中靜功也。參同云。固塞其際會。務令致完堅。候視加謹。愼審察。調寒溫。周旋十二節。節盡更須親。此卽溫養功夫。若使不塞其兌。將日與外事應酬。道家常談時務。是欲有濟於外圖。先已有傷於內養。口開神氣散。意亂火功寒。長生大道。竊恐不成。故曰濟其事。終身不救也。見此小則曰明。守柔者身之王水氣本平和。故曰柔。能守此柔乃曰強。光者神。卽金光也。明者氣也。卽金精也。以金光。精則光明。藏裏神氣相依。胎養功成。一身脫厄。故曰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之謂襲常之道。長生久視之修。襲常者守其眞常也。

吾山評、此章句句解得淸字字抉得出。還丹之道盡見於此。吾常謂太上之經言簡意賅。雖眞仙不能盡識。何此註之特明也。樂甚快甚。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綵。帶利劍。厭飮食。財貨有餘。是謂盜竽。非道也哉。

我、言我家也。非老聖自稱之詞也。介然、特操也。我家性體圓明。使我介然自定。有特操。有圓覺。躬行大道。惟施是畏。施則順出成凡。多損我之眞精。故以是爲可畏也。夫積精累氣。可以成眞。此大道平夷之路。人所共由者也。民心好徑。爭入邪途。妄作招凶。精枯神散。如朝廷之故官。既行除創。則元陽之盡失也。如田嗇之疆畔。胥、入、荒蕪。則關窾之。皆塞也。如倉廩之積儲。咸歸虛耗。則精氣之皆亡也。彼但服文綵。帶利劍。徵逐於飮食之徒。妄想乎資財之足。若是者專以竊道名爲心。如人隔牆用竿。暗挑物件。是稱爲盜竽而已。必非道哉。必非道哉。

第五十四章 河上公註本、作修觀章、彭本作善建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眞。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建中立極。故不拔。抱一無離。故不脫。子復生孫。分身現化。故祭祀不輟。身家鄉國與天下。歷言修德之地也。以由也。觀示法也。由身示法身。以及示法身於家國天下。皆此眞身也。德備於身。示法無盡。故以此周知天下也。

第五十五章 河上公註本、作元符章、彭本作含德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鷙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含、懷也。懷德厚者、眞人也。眞人之心。不失赤子之心。故比於赤子。渾然忘物。斯惡蟲獸鳥。不加害焉。骨弱筋柔。孩體也。故能握固。人知牝牡交歡。則峻作喪命。赤子無知。則精純之至。蓋無欲也。朘與腕同。赤子之陰也。又縮也。俗以朐縮爲腕縮。蓋縮而不舉也。人以忿而和氣變。其聲嗄然。赤子則有號有嗌而無嗄。號乃呼也。嗌乃咽也。終日呼咽而不嗄。則氣和之至也。人能知和。則守常不殆。人能知常。則眞明自在。蓋有益於人生者。赤子。祥。和之氣也。倘其有知有識。以心使氣。則反乎柔而爲强矣。世之好强者。亦嘗觀之於物乎。末三句解見前三十章。

第五十六章 河上公註本、作元德章、彭本作玄同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知者。是行有所得之人。不言者難言也。蓋其深造自得。心欲言而口不逮也。若徒以言爲尚。自謂某仙眞書。眞傳已盡。不必師指。其道可行。豈知眞固眞矣。其閒細微節目。比喻深機。吾恐其未盡談也。又、況、登、眞、入、道、不、外、還、丹。還、丹、理、明。乃能得道。今問汝。乾坤坎兌。是甚卦爻。龍虎汞鉛。是甚法物。賓主雌雄。是甚分用。恍惚杳冥。從何體認。浮沈顚倒。怎撰安排。而且玄牝未明。不能造化。黃婆未請。安得成親。兼之言語難通。恩威難布。首經難覓。火候難知。且更有說者。古人云、金丹大事。須依有力者圖之。訪尋有力之妙用。問君載在何書。矧、其、功、夫、行、持。並、有、書、不、能、貸、者。絕色。慾。輕財。利。去恩。愛。愼德。行。此皆要。身上。持。行。而非。書上所。能。了。者也。夫、惟、其微哉。是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以其有難言者也。或曰、知之者固屬難言。以英雄志士。幸覓、明、師、指、破、之。其、得、法、更、爲、易、也。因註此章首二句而細論之。塞兌。閉門。養神氣也。挫銳而不爲銳。挫能守弱也。解紛而不爲紛。擾能泰定也。和光而。幽光。同塵而出塵。孟子曰、聖人之於民亦類也。此卽玄同之旨也。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可得而親。則可得而疏也。不可利害。不可貴賤。亦如此也。故爲天下之至貴。無復有貴於聖德者。

第五十七章 河上公註本、作淳風章、彭本作以正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乎。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正非徒端拱也。實有能敬之敎。使人感孚。奇非同詭詐也。實有靜鎭之敎。使人難測。故必以正治國。以奇用兵焉。無事取天下。無爲而成功也。以此者、以治身之道。彼未知之先。卻又從何聞之。豈不有能言者導其知乎。丹經云、得師口訣。乃能成道。又似知者之必有言。言者之必有知也。請再爲說之曰。口訣者、親。切。語。也。細微。語也。重重。抉。破。乃爲。口。訣。並非單詞隻字。三言兩句之爲口訣也。黃帝訪廣成。細談三日。吾師遇鍾祖。坐論一旬。天壹聖人。上根仙器。猶非幾句可了。況其下乎。今人以口訣爲捷傳。皆非也。口訣未盡。師去還來。講究之時。熟聞心記。可以串通乎古書。發明乎層次。此卽口訣之妙也。人讀丹經既多。一聞口訣。便可豁然開悟。以、經、印、訣。以、訣、印、經。眞、實、不、虛。合乎、大、道。此、眞、師、之、所、以、當、求。聰、明、之、所、以、難、恃、也。又況眞師本根。原係陰德之士。修煉而成。豈不、知、重玄、祕、語。天、所、以、與、善人。而不、以、與、非、人、者。若知之而輕言之。則紫陽何以三譴乎。其不言也。實不敢輕言耳。卽或大器相逢。傳薪念切。亦必屢試屢磨。弟勤。師苦。而後盟。香。敷。說。鉢。傳。此日。派。衍。將。來。愼勿。聞。之。而不。行。又勿。得。之。而自。祕。也。言之如此。不其難乎。愚註道德經。雖比先賢解釋分外詳明。然其逐章註疏。依經遣言。而於丹道妙機。不能成段寫出。

知治世之道也。朝多忌諱。則貪鄙之臣進。故能使民貧。民多利器。則機詐之徒起。故國家滋昏。至於技巧悅君。必多奇淫之物。法令侮民。必多盜賊之屬。此皆治理之變也。故復引聖人所言。以觀其治道之常。蓋在於有欲無欲之分耳。

第五十八章 河上公註本、作順化章、彭本作其政章、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民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悶悶、敦樸貌。醇醇、安靜貌。政教其樸。民安於靜矣。察察、刻覈也。缺缺、疏忽也。政好刻覈。民多疏忽矣。禍福倚伏之端。人當知其極而守其正。孰知二字、言外有歎人不知之意。不知其極。則亦無守正者耶。夫正本直道。乃復變爲奇邪。因無正也。善本祥和。乃復變爲妖孽。亦因無正也。然則民入迷途。夫豈朝夕之故哉。割、截也。劌、傷殘也。肆、徑行。耀、炫異也。四者皆民之迷也。惟聖人大方無隅。而不假裁截。清廉自守。而不致傷殘。履直韜光。則得道之正軌也。

第五十九章 河上公註本、作守道章、彭本作根蒂章、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嗇、儉也。早服、以富國安民言。積德、以民安國富言。克勝也。猶、言、治、事、崇、儉。則、能、富、國、安、民。而、使、民、安、國、富。民安國富。戰無不勝也。戰無不勝、則莫知其所窮極。馴至於澤厚仁深。必可以得國矣。國指邦本言。邦本既立。則投眞砂於玉池而先造其鉛。母鉛母擒汞子。則可以享國長久矣。是謂深根固蒂之修。長生久視之道。根蒂者、歸根以伏其氣。養蒂以全其神也。

第六十章 河上公註本、作居位章、彭本作烹鮮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涖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烹與割不同。割尙分析。烹尙調和。小鮮小物也。視大國如小物。只在乎調和。民情而已。鬼、魔也。神、靈也。不傷、不擾也。猶言以道立治。魔雖靈而不擾。非不擾人也。聖人以靜治而不擾人。魔又何敢擾人哉。故魔與人兩相忘。而爲聖德治伏也。交歸、咸服也。

第六十一章 河上公註本、作下流章、彭本作謙德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大。過欲兼畜人。小國小。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此章示天下諸侯。當修謙下以協小邦也。下流爲眾水所歸。比大國之統小國。故曰大國者下流。非言居下流也。管合附庸。故稱爲天下之交。當用柔德。故譬以天下之牝。牝、柔道也。牡、剛道也。小國雖剛。大國以柔。靜勝之。故以靜爲謙下之德也。大國謙下於小國。則小國樂爲社稷之臣。每歲可收其供給。小國謙下於大國。則大國當有獎賞之意。每年可邀其賚予。故或謙下以取之。或居下而取之。大、小、本、相、資、也。大國有大過之象。老夫得女過以相與。故有欲兼畜人之德。言欲生全小國也。小國有小過之亨。與時偕行。過以利貞。故有欲入事人之道。言欲依附大國也。大小各得其欲。皆因大之下小也。否則小國之君、雖欲臣事大國。而大國強凌。小亦不悅服於大也。太上大旨。本爲大國諸侯、講柔遠相資之義。而於修身徵旨。亦自雙關得妙。今試言之。大國者、崑崙也。下流者、元海也。崑崙之津。下歸於元海。言元海而崑崙相接。故曰大國者下流。非言崑崙居下流也。下流之地。當天下之交交者。附也。眾脈依附在於此。卽所謂黃庭也。下流之德。爲天下之牝。牝、柔也。專氣致柔在於此。故稱爲牝戶也。牝戶一穴。元精在內。靜攝腎氣於其中。故其先以腎爲牝。以心爲牡。而今又以我爲牝。以彼爲牡。蓋顚倒其剛柔。非顚倒其牝牡也。牝門心火。其性剛躁。水之靜能制火之動。此、卽鉛之來。能制汞之飛也。以靜爲下

者、用。默。用。柔。修謙下以定心性也。故崑崙美液。流入元海。液又化氣。而入丹田。大國下小國、卽由崑崙到丹田也。取小國者、採取。丹。田。金。水。逆轉。天。谷。也。小國下大國、又從丹田到崑崙也。取大國者、幷合。崑崙。金。液。共落。黃庭。也。故或崑崙之液。流下丹田以生氣。則取丹田之氣者。是爲下以取也。抑或丹田之氣。逆上崑崙以生液。則吞崑崙之液者。是爲下而取也。大國大過者、實取法於易道矣。澤風之卦。利於攸往。故象詞以澤滅木爲喻。蓋言澤水高漲。而其木皆淹。是爲大過之象也。上崑崙之甘露下降。原以攸往爲亨。與大過正相合焉。神化氣而氣化精。將以。充。滿。眞液中涵。原以守貞爲吉。與小過正相符焉。精生氣而氣生神。將以飛依黃庭也。故有、欲、入、事、人、之、道。一上一下。相資相守。顚倒。乾。坤。逆運。黃。河。修身。妙。訣。莫過。於。此。補註、故或數句、一作故或黃庭居下、以收崑崙之液者、則爲下以取、又或黃庭照下以攝丹田之氣者則爲下而取、此義亦可參觀、

吾山評、黃庭爲養心之府、牝戶爲養腎之源今以養心者、稱爲牝戶、蓋以存神保精、道貴靜也、凝神聚氣、道貴柔也、虛神受氣、道貴謙也、守神候氣、道貴弱也、以神交氣、道貴下也、調神和氣、道貴和也、牝道有靜、柔、謙、弱、下、和、之六德、故借牝戶之名、權易黃庭之名、非移牝戶之地於黃庭閒也、修丹家顚倒法物卦爻、每多互相借名耳、涵虛直言之、回道人更加發明、一句一眞訣、掃盡千百譬喻也、得者寶之、非人勿示、

第六十二章 河上公註本、作爲道章、彭本作道奧章、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之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萬物之奧。猶言造化之源也。善人則寶重之。以修丹而作聖。不善人亦保全之。可則物走難謀也。脆弱者易破。微芒者易散。蓋言嫩之難得。小之難捉也。爲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于幾成而敗之。愼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第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于幾成而敗之。愼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

凡修大道者。從安定時持之則易持。否則欲起難持也。從未兆時謀之則易謀。否則物走難謀也。脆弱者易破。微芒者易散。蓋言嫩之難得。小之難捉也。爲之于未

有。則、安、可、持、而、未、兆、可、謀、也。治之于未亂。則、脆、不、破、而、微、不、散、也。人可不愼其術乎。又要功、夫、漸、進。乃無退機。如生木然。由小及大。如築臺然。由下累高。如行路然。由近及遠。此明證也。有爲者。欲成反敗。有執者。欲得反失。而聖人則無爲也。然無爲無執。又要始終不變。乃克有成。嘗見愚民作事。多有垂成敗功者。人可不愼終如始乎。惟聖人欲而不欲。欲則好道。不欲則賤貨貴德。且學而不學。學則有術。不學則澹然無爲。蓋所以反衆人過用之心。輔萬物自然之理。而不敢有爲者也。前五十七章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爲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亦卽此也。

第六十五章 河上公註本、作淳德章、彭本作愚民章、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于大順。

第六十六章 河上公註本、作後己章、彭本作善下章、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必以言下之。欲先人。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第六十七章 河上公註本、作三寶章、彭本作同、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道。本無方。無體。以大稱之。是必有方。體。可擬。反不肖。其大也。惟大莫名其大。故不肖人之所謂大。若肖人之所謂大。則大者而亦小也。故曰久矣其細也。太上以三寶爲言。亦大之散見者耳。一曰慈。慈必果於仁。故能勇。二曰儉。儉必善於積。故能廣。三曰不敢爲天下先。不敢先則大器晚成。故能成器長也。然而捨慈爲勇。必有忍心。捨儉爲廣。必有貪心。捨後爲先。必有爭心。皆取死之道也。但以一二三、分陳三寶。則一之爲貴。故舉慈以畢言之。慈以戰則勝。見義必爲也。以守則固。存仁必堅也。救之者、以指人言。天將救人。亦必以慈衛人也。慈之爲道大矣哉。

第六十八章 河上公註本、作配天章、彭本作同、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恃力曰武。恃氣曰怒。接殺曰爭。皆非善爲士。善爲戰。善勝敵者也。古之用人者。敵中有虎。將常爲謙下以招之。使彼釋甲而來投。是謂不爭之德。卽所謂用人之力也。且其德足以配天。天不競功而功成。曠古之極則也。　此章秘義、爲修丹者言之、欲伏白虎、先降眞龍、蓋白虎爲難制之物、龍不謙下、虎必奔逸、煉已無淨、乃能用虎之力也、

第六十九章 河上公註本、作元用章、彭本作輕敵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

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用兵者。他主我客。讓他挑戰。則能以逸待勞。進寸退尺。讓彼來追。則能出奇擒伏。此用兵之妙策也。無行者、無兩足也。左步爲彳。右步爲亍。行無兩足、不能行也。攘恃乎臂。無臂何能攘也。仍、相因也。敵相因而相敵。無相仍、則無相敵也。兵、利器也。戰者執之而衝鋒。執無兵、則不能戰也。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寶莫寶於仁義。故抗兵相加。必許勝於哀者矣。哀即前章慈以戰之義也。此章內包還丹之妙訣、以用兵比臨爐也、吾者砂也、我家之砂、不敢爲主、必投。彼家之玉。池、就彼。家造出眞精、則是彼爲主而我爲客、所謂顚倒主賓也、進退指行火、進寸而退尺、非是有火不行、蓋其謹於行火、臨事而懼也、行無行言語不通、恩威不到也、攘無臂火候未明、媒婆未覓也、仍無敵龍虎不調、勍兩不稱也、執無兵符信未傳、藥材未得也、焉敢臨爐施功、致喪吾寶哉、吾寶、朱砂也、紫陽云、用將須分左右、（上陽子註本、作註云）左右卽彼我也）饒他爲主我爲賓、勸君臨陣休輕敵、恐喪吾家無價珍、意本此也、抗兵相加、卽指彼我相對、我能以本性慈仁、結彼金情順義、則金來投木、我必勝矣、故曰、哀者勝矣、

吾山評、眞訣盡憑此處得、更從何處覓仙書、

第七十章（河上公註本、作難知章、彭本作知我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太上之言皆道也。然道不外乎人身。故曰易知易行。然天下卒無能知能行者。中庸所謂道之不行。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以故莫能知莫能行也。然其言可爲修治之祖。而其事實提身世之綱。故曰有宗有君。此太上之經義也。人惟不知此道。是以不知太上耳。太上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如聖人之被禍懷玉也。禍、賤者之服。賤服被於外。美玉懷其中。卽知希而貴無損也。所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人能之也。

第七十一章（河上公註本、此爲知病章、彭本作病病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能知人所不知者。則道明德著。故爲上也。強不知以爲知者。則身貽大患。故曰病病也。夫惟以強不知之病爲疚心之病。則卽無強不知之病也。是以不病也。聖人之不病亦是如此。

第七十二章（河上公註本、爲愛已章、彭本作畏威章、）

民不畏威。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威具肅殺之氣。民不畏威、天將大其肅殺也。然天本好生不好殺也。皆人之自取其殺耳。故當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狹、窄也。居、神舍也。厭、絕也。生、氣機也。言當寬其舍以安其神。續其機以引其氣也。夫惟不絕其氣。是以養氣不絕也。惟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自知則幽獨自愼。而不敢炫耀於人。自愛則保發爲重。而不敢矜尙於人。故去其自見自貴之心。而取其自知自愛之心。凡皆以切身爲務而已。

第七十三章（河上公註本、作任爲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漏。

勇、果也。殺令妄心皆死。活令元神復生。欲死妄心在於決。故當敢也。而生元神在於漸。故不敢焉。殺與活兩者、害中有利。死心所以活神也。利中有害。活神先要死心也。故曰、或利或害。（兩或字。活現。）言其利害相濟也。此其中有天道焉。天有好惡。默施刑德。世人難知其故。單言所惡者。好生是彼蒼本體。而殺機獨有不可測者也。是以聖人言天道。亦不敢於輕易也。天之道何如哉。不與下民爭理論。而修短憑臨。則皆勝矣。不與下民言善淫。而禍福到頭。則皆應矣。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極言其運

速美惡之報。因人而施。毫無差忒也。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何其包羅之大而密哉。

修身者。當恆其德以承天焉可也。

第七十四章 河上公註本、作制惑 彭本作司殺 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

民不畏死。則不懼殺矣。又何必再以死懼之。若使民心常存一畏死之念。則眾人之中。獨有奇詭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狃於常習。而不畏殺也。昔孔子與康子言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及其相魯。獨誅少正卯一人。以懾羣奇。卽此意也。如是者。乃可稱爲天吏。天吏、司殺者也。天有司殺者。殺其奇邪。使無司殺之權。強代司殺者行殺事。是如大匠之能斲。而我以不能斲者代之也。以不能斲者代大匠斲。鮮有不傷其手者。然後知以非司殺者、代司殺者殺。鮮有不傷其仁心者也。焉用殺哉。不如爲善服人也。 愚按用殺、比有心殺欲、不用殺、比無心殺欲人能一正其神、則諸邪自不敢犯、此善殺不勞之秘訣也、

第七十五章 河上公註本、作貪損 彭本作無生 章、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上之食稅多。民之饑荒起矣。上之有爲多。民之難治見矣。民之輕死。爲貪貨利。欲厚其生。是以輕身不顧。諺所謂人爲財死者此也。夫惟不以貨利爲重。則心清。欲寡。是賢於貴生者也。 愚按、稅多民饑、比形太勞則枯、有爲難治、比神太用則亂、

第七十六章 河上公註本、作戒強 彭本作處上 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柔弱者氣。堅強者骨。氣聚而身和則生。氣散而骨立則死。萬物之生死。亦相類焉。柔脆則水氣足故生。枯槁則水氣竭故死。堅強關乎死。柔弱關乎生。不可卽形質之易見者而曉然哉。更有取譬者。兵強不勝。我氣先衰。敵氣方旺矣。木強則拱節。硬氣不達。大止於拱把矣。是故上下之分。亦分於堅強柔弱焉耳。修身者。可、不、以、謙、和、爲、上、乎。

第七十七章 河上公註本、作天道 章、彭本同、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耶。

太上以易見者。言天之道有如張弓。體尙平正而已。高者抑。下者舉。則兩臂平。有餘損。不足補。則一身正。天道以齊七政。序五行爲調燮之妙。亦在乎平正己也。故又曰、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也。人道則不然。損不足而奉有餘。是使不足者益加不足。有餘者益加有餘也。誰能以有餘奉天下之不足者哉。惟有體天立道。欲萬物之各得其所者。是可卽聖人觀之。爲不恃。功不處。損有餘以奉天下。而不自居其德也。其不以賢德自見者耶。 鄙註詩曰天道虧盈謙受益、人情消耗損彌凶、若能會得經中義、砂種金丹合聖宗、

第七十八章 河上公註本、作任信 彭本作柔弱 章、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起三句、卽前所謂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者也。無以易之、言無他物能易此攻堅者也。柔弱勝剛強。天下皆知此理。而卒無有行之者。故太上復引聖人之言、以喩柔弱之盛德。受國之垢。受國之不祥。皆聖人躬自責備。所謂朕實多咎。民有何辜。朕德涼薄。天降此殃也。正言若反者、言此聖人之正言。皆反求其身。不敢

責。人。蓋亦柔。弱之。道。也。

第七十九章 河上公註本、作左契章、彭本同、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萬方多怨。君德必薄。遇民怨而猶不自責。反欲解和大怨。卽有能和者。必有未和者在內。則餘怨難消矣。安得謂爲全善哉。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是以聖人治世。必修。自厚之。德。取信。於。百。姓。不責。人。而人。自孚。譬如合同約契。分左右而各執之。永以爲憑。則爾無我詐。我無爾虞也。聖人執德如執左契。民奚有不樂者哉。是以有德者司契。無德者司徹也。徹、考過也。察察然以考過爲事。全不自省而民弗從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書所謂皇天無親。克敬爲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者也。

第八十章 河上公註本、作獨立章、彭本作小國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客有欲爲國大民眾者。使有億兆人之器而不用。斯其用必愈足矣。擬將返古還初也。太上則不然。舉小。以例大。言其小。而大者。可。知。夫國小民寡。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則其用必愈多矣。何難返樸還淳乎。故使民不用其器。惟寶其身。只居本土。弗徙他邦。重死而不死。養生而長生。外何有乎。斯時也。國中之人。步履輕健。故有舟車不乘也。國中之境。盜賊全無。故有甲兵不陳也。國中之治。渾厚質實。結繩之風可續也。甘食美服。安居樂俗。鄰國相望。雞犬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則應酬簡而不啓繁華。物用豐而各安家室。國之高人曰、一邱。一壑。自謂。過。於。人。閒。也。一春。一秋。宛若。忘。於。壺中。也。爺爺。母母。康。永。壽。夫夫。婦。婦。長。相。隨。兄兄。弟。弟。吹。壎。箎。子子。孫孫。調。鶯。鶴。又何異洞天福地。極樂世界也哉。

涵虛子註此經畢後、時繹時尋、言行相印、自謂其不立文字、能吐眞機矣、尾章以功德言作結註、亦自謂其美善矣、既而想起爲而不爭四字、如何以作八十一章之歸根、忽恍然曰、是也是也、此一句尤足爲全經之谷王也、修士。所。懼。者、在聞。道。不。爲、徒爭。小。功。小。德。小。文。名、與一。切。浮。雲。富。貴、競相徵逐、空消。有。用。之。軀。耳、夫聖道與天道相同、天道主生成、原有利而無害也、聖道統造化、不亦有利無害乎、我願。功。成。名。遂、孝。盡。忠。全。之。士、人。人。悃。眞、箇。箇。得。道、先行。玉。煉。之。事、大。隱。市。廛、次行。金。煉。之。功、深。居。厓。谷、內盡。其。所。爲、外絕。其爭。念、夫惟。不。爭、則天。下。且。莫。能。與。之。爭。也、至。人。也、聖經。大。結。之。意、至矣。哉、

老子眞傳

老子楚人也、父乾元杲、爲商（別作周）上御史、娶洪氏、諱嬰敷、晝寢、見五色霞光、擁太上。老君。降於空際、倏變。爲流星。飛入口中、遂凝瓊胎、十二年而生。於苦縣之賴鄉曲仁里李樹下、卽李爲姓、以夢。老君。生、故稱。老子。以耳長故名重耳、號白陽甫、時商武丁元年、三月十五日也、（以上見仙經及路史、○內傳云、姓李、名耳、其母見日精下落、如流星飛入口中、因有娠、懷之七十二年、於陳國渦水旁、李樹下生、指李樹曰、此爲我姓、生而白首、故號老子、耳有三漏、故號老聃、○五宗綱紀云、姓李、名宰、定王丁巳九月十四日生、○月令廣義云、玉女者、老子之母也、夢五色霞光、結如彈丸、流入口中、吞之有娠、懷胎八十一年、於前涼錄阻云、老子、乾元杲、七十二年而生、○索綏酉陽雜阻云、老子、李母、元君也、日精入口、吞而有孕、如此七十二年而生、○劉勰新論云、老子感火星而生、生而能語、黃面皓首、故曰老子、邑於苦之賴鄉、賴乃萊也、故又曰老萊子、○高士傳、老子殷時、○神仙傳、老子、名重耳、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孕、或云、懷之七十二年而生、生而白首、故曰老子、邑於苦之賴鄉、賴乃萊也、故又曰老萊子、○高士傳、老子殷時、○神仙傳、老子、名重耳、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孕、或云、懷之七十二年而生、生而白首、故曰老子、邑於苦之賴鄉、賴乃萊也、故又曰老萊子、○高士傳、老子殷時、○神仙傳、老子、名重耳、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孕、或云、懷之七十二年而生、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子是母我姓、○列仙傳云、老子之母、適至李樹下、攀李有孕、父母家之姓、或云、老子之母、無夫、以李爲姓、○唐紀云、老子、故曰之母、食李蟠根、○雜阻云、玄妙玉女、天降玄黃氣、入口而孕、三千七百年、生於西那王國、此乃道德天尊事、非老子也、）至性純孝、賴俗化之平生恬淡無欲、外損榮華、內養精氣、商周之際、歷數百年不衰、時稱古隱君子、（史記、百有六十餘歲、或云二百餘歲、○稚川云、老子在周三百餘歲、○廣記云、二百七十歲、○山堂肆考云、生於殷武丁、至始皇九年、歷年九百九十六歲、○考武丁元年、至始皇九年、實共一千零八十七歲、）老子在周、多更易名字、文王時、號燮邑子、（一作支邑先生、）爲守藏史、武王時、號育成子、爲柱下史、康王時、號郭叔子、頃王時、號老萊子、夫人甚賢哲、同老萊子隱於耕桑、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楚莊王聞而訪之、時老萊子方織、王進而問曰、守國之政、願先生佐孤老子曰諾、王去、其妻樵還曰、子許之乎、曰焉、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箠、可授以官祿者、可隨而斧鉞、妾不能爲人所制也、投畚而去、老萊子欣然、卽時與妻偕遁、史遷云、老子之子名宗、仕魏爲將軍、封於段、宗之子汪、汪之子言、言之玄孫瑕、仕於漢、瑕子解爲膠西王太傅、家於齊、當時祖孫父子、想必播遷無定、支分派別歟、或云、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在吳爲陶朱公、漢初爲黃石公、文帝時爲河上公、此皆不可測者也、葛稚川云、老子無世不出、數易名字、其所以然者、按九宮及三五經、元辰經云、人生各有厄會、至其時、必易名字、以隨元氣之變、乃可以度厄延年、今世有道者、亦多如此、老子在周數百餘年、其中必有厄會非一、是以名稍多、耳、欲正定老子本末、故當以史書實錄爲主、並老子有經祕文以相參審、其他若俗說多虛妄、又西昇中胎及復命苞、珠韜玉機、金篇內經、皆云、老子白黃色、美眉廣額、長耳大目、疎齒方口、厚脣、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鼻純骨雙柱、耳有三漏門、足蹈二五、手把十文、長九尺、齒六八、此聖人之儀表也、夫人受命、自有通神遠見者、與常人不同、應爲道主、故能爲天神所濟、眾仙所從、是以所出度世之法、凡九百三十卷、符書七十卷、皆老子本起中篇所記者也、目錄尙在、信而可徵、其不在此數者、皆後之道士、私所增益、非眞文也、（稚川）老子無爲自化、清靜自正、（史記）專以長生爲務、故在周雖久而名位不遷、蓋欲和光同塵、內實自然、道成乃去、蓋仙人也、（神仙傳）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猶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也、一日、問孔子曰、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求二十七年而不得也、老子曰、使道可獻人、則人莫不獻之其君矣、使道可告人、則人莫不告之其兄弟矣、使道可傳人、則人莫不傳之其子矣、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道不可居也、孔子見老子而語仁義、老子曰、播糠眯目、則四方易位、蚊虻睫膚、則通夕不寐、今仁義慘然、乃憤吾心志、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樸、放風而動、總德而立同歸自然可也、又奚傑然、若負大鼓而求亡子邪、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樸、不足以辨雌妍、名譽之觀、不足以廣本性、泉涸魚相處於陸、相呴以溼、

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謂老子曰、某治詩書禮樂易象春秋、以干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皆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孔子歸、三日不談、子貢怪而問之、孔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綸、飛者可以繒、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九天矣、今見。老子、其猶龍乎、（集史遷莊子）老子居周、久之、見周德衰、乃乘青牛車、西出秦關、以昇崑崙、關令尹喜、望紫氣先知焉、乃掃道四十里、以迎之、已而老子果至、尹喜曰、翁將隱矣、強爲。我。著。書、乃停車關中、作道德五千餘言、盡授尹喜而去、東漢閒、青州有王氏子者、名成、字玄甫、道號東華、遇崑崙西母王啓珠、珠喜其同姓、賜號白雲上眞、授以老子之靑符玉篆、金科靈文、玄甫服習三年、勤心弗懈、老子感而降之、卽以黃庭內景刪爲一卷、名曰外景、以授。玄。甫。修。持、兼示。九。轉。八。瓊。丹。火。候、玄甫乃韜光晦跡、結菴靜煉、功成、號東華帝君、理東方少陽之氣、復稱紫府少陽、爲扶桑大帝、君輔相、三傳至純陽先生、先生云、老子之外景、及玉宸之內景、皆藏於扶桑宮中、東華祖贊而傳之、所以著老子度世之心也、夫老。子前。化、與老。君。如。一。轍、老君在上古、首化三淸、天皇時變名萬法天師、地皇時變名玄中法師、人皇時變名堅固先生、三皇後變名金闕帝君、伏羲時爲鬱華子、（又改神農時爲九靈老子、帝嚳時爲祿圖子、堯時爲務成子、舜時爲尹壽子、夏禹時爲眞行子、商湯時爲錫則子、至商武丁時、始降全。神。爲。老。子、此又。別。開。生。面、再造。乾。坤。之。時。也、後人不知。混以老君爲老子、遂以前身之事、攢入後身、或云、老子是先天地生、或云、老子是天之精魄、使核實者、歎爲虛渺、不出老仙正經、抱樸子云、夫有天德、則有道術、道術之士、何時暫之、是以羲軒以來、至於三代、顯名道術者、世世有之、何必常是一懼、不敢忘家法云

前有老君、後有老子、是一、是二、融洽分明、其文品則流水今日、明月前身者也、吾山

夾敍夾議、亦史亦莊、所集諸家傳記、皆能摛秀餐英、此老子第一篇寶傳也、保和

太上十三經註陰符經解序

陰符以三才之理、萬化之基、定修煉之術、眞似開。闢以。來。應。有。文。字、其所言者皆自然也、或言是周末戰國時書、不過在盜機生殺閒、疑其爲怪怪奇奇、而不知其理實平正也、或言是達觀子李筌所作、使筌能言此、吾卽推之爲廣成、或言廣成是老子氣化前身、不應遽言夫此、殊不知古。亦。天。地、今亦。天。地、古亦。日月、今亦。日月。也、但其書得之嵩山虎口巖、自唐始出、黃帝以來、已隔數千餘歲、後人不免生疑、筌遇驪山老姥、授以陰符玄義、戒筌曰、陰符三百餘字、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參演其三、混而爲一、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强兵戰勝之術、非虛語也、夫上中下者、非言三篇之名、乃言。三。等。之。義。耳、此三者參伍混淆於經內、反覆細繹、隱躍篇中、正所謂參演其三、混而爲一也、仙家謂强兵戰勝、乃還丹向上之事、何又名。爲。下。等、老子曰、佳。兵。者。不。祥。之。氣、不得。已。而用。之者。也、愚前註道德經、謬爲聖師許可、近讀陰符、又喜其文簡、其旨遠、字字切修煉祕語、乃復登心觀物、更爲註以發明之、卷石山人火西月、自序於大江上、

序

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我觀涵虛、容貌如愚、人皆以愚虞之、我以。不。愚。虞之。也、及涵虛註解道德清靜定觀五廚諸經、人又以奇其之、我又以。不。奇。其之。也、近者觀天明五賊、察地論安民、民安國富之經、强兵戰勝之術、一發之於陰符註解、由是而涵虛之蘊藏、吾亦。不。能。測之。也、自序謂開闢以來、應有文字、力辨其爲古書、可謂有才有識也、夫陰符者、出於黃帝之時、殺戮蚩尤之後、黃帝訪廣成、廣成授此經、默相在廷諸人、如風後力牧、岐伯桐君、門苞大撓、是皆明。殺。機、悉。生。死、通。甲。子。者、故廣成環而視之、發爲奇險之語、內藏平坦之途、蓋欲黃帝之左右、皆得聞此妙音、度黃。帝。卽。所。以。度。諸。臣。也、廣成子成人眞廣也哉、三代以下之儒、或疑爲非三代以上之書、不過在字句閒皮相耳、今有一神丹於此、入市求售、詭云殺。鼠。之。藥、又謂。可。以。治。病。人、必非之。笑。之。且詬。罵之、爲其。毒。藥。也、何以。又。云。能。治。病、然有。見。識。者、購而。服。之、則白。日。昇。空也、此卽。陰。符。之。謂。夫、此卽。陰。符。之。謂。夫、是爲。序、

蓬萊山紫光洞道友張全一拜譔

輯諸家評語

達觀子曰、內出天機、外合人事、觀其精妙、黃庭八景、不足以爲玄、察其至要、百家子史、不足以爲學、任其智巧、孫吳韓子、不足以爲奇、是以動植之性、成敗之數、死生之理、無非機也、

張果曰、觀自然之道、無所觀也、不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以深微而無所見、故能照自然之性、其斯之謂陰、執自然之行、無所執也、不執之以手、而執之以機、機變通而無所繫、故能契自然之現、其斯之謂符、此亦一解

呂純陽曰、宋儒邵子、善讀陰符、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此陰符語也、擊壤篇襲用其句、默契者微矣、

閻邱次孟曰、陰符經、所謂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變化順矣、此數語、雖六經之言無以加、

朱子曰、自然之道靜四句、極說得妙、靜能生動、便是漸漸恁地消去、又漸

漸恁地長、天地之道便是常恁地示人、又曰、天地之道浸、這句極好、陰陽之道、無日不相勝、只管逐些子挨出、這箇退一分、那箇便進一分、又曰、若不是極靜、則天地萬物不生、浸字下得妙、浸者漸也、天地之道、漸漸消長、故剛柔勝、此便是吉凶貞勝之理、陰符經此等處特然好、

朱子曰、陰符三返晝夜之說、如修養家子午行持、今日如此、明日如此、做得愈熟、愈有效驗、

陰符考異曰、驪山老姆註、往往後人僞託、語意殊淺、閒引張果語、則知其出張後也、

歐陽巽齊曰、道術裂、能爲書者名爲書、正言者或駁不純、陰符獨用反言而合於正、

魏鶴山曰、李嘉猷博通經子百氏、而深於易、晩得專氣致柔之說、以陰符參同、博考精玩、篤信不懈、然則知道者、固合是二書、與易同用云、

陸潛虛曰、陰符道德、所言皆盜機逆用之事、至於治國用兵、與取天下、及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等語、皆有深旨、世人不知、指陰符爲兵機、用老子以治國、失之遠矣、

太上十三經註陰符經類解

太上氣化前身廣成子著

樹下涵虛述

陰符經者。修煉之書也。陰符。對。陽。火。言。陰不言陽。陽在其中矣。易翼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以陰爲先而陽爲後者。蓋天地萬物之理。無靜不生動。剝所。以。居。復。之。先也。陰符一卷、卽陰陽交契機關。神之神滅於此。不神之神生於此是乃殺與發隱顯之處。反與復出入之門。日與月消長之會。大與小往來之路。死與生制伏之根。恩與害相乘之地。水與火進退之鄉也。陰陽相制。則陰陽相勝。陰符操變化之神焉。但掌陰符者。須知身有奇器。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則卦象甲子。天地鬼神。無不合道。又何難富國安民。强兵戰勝。抱一全眞而已哉。夾漈鄭氏藝文略、載陰符經傳註。凡三十八部。五十一卷。迄今數百年。其增注、又不知幾何矣。余復合老易參同解之。名曰類解。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觀。天之道、開口。便。說。陰。符。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執天之行、接口。便。補。陽。火。易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夫觀天道者。觀其生成暢遂。至冬令而退藏。坤六。道。窮。之。義。在。其。中。矣。執天行者。執其潛見。惕躍。至九五而飛龍在天。坤承。天。行。之。義。乘。其。後。矣。首二句、暗將乾坤二卦。包括在前。陰符。卽。易。道。也。盡矣嘆觀止已。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賊卽下文剋字盜字之義。五賊五行也。天有五行。相剋寓相生之妙。相盜藏相宜之機。人能洞見其理。則道氣昌隆。夫五行在人心中。倒行逆施。方能相剋相生。相盜相宜。觀此妙義在天已然。人能體天施行。則宇宙在手。萬化生身矣。既曰生身。則五賊非賊也。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性卽理也。五賊者、天之理。卽人之理也。在人則運於心。而使之剋中相生。盜中相

宜。只用一箇機字。易翼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言天而地在。言地而人在。故曰立天之道。以定人也。陰陽包五行在內。人豈能外陰陽哉。

天發殺機。星辰隱一作限伏。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化定基。

發者、生機也。殺者、死機也。生死。卽。動。靜。機。括。藏生。機。於。死。機。之。中。靜而。後。動。也。隱伏者、暗地轉移。以靜言。言、靜而、動、在。陰符句語。每、每、各、吐、半、邊。使人隅反。人發殺機、天地反覆、人與天地爲三。其殺機亦自相類。易所謂反復其道。七日來復是也。反復者、轉生殺之柄。握消長之權也。天人合發、萬化定基、此機同。此理同也。○昔呂祖化身爲陳家傭、陳與一道者、講人發殺機、天地反覆、未曉殺機之旨、呂祖從旁接聲曰、生者。不。生。死者。不。死。已生。而。殺。生。未死。而。學。死。則長。生。矣。今按呂祖此語、知殺機乃生死關頭、惜陳爲道士所迷、甫驚異而旋惑也、

故冬至春回。生氣。先。藏。於。歸。根。之。處。萬物爲人之盜。故勾萌甲坼。生氣。先。藏。於。存。養。之內。殺中。有。生。培元。氣。以。待時。盜之謂也。夫一動一靜。兩儀之常。而並育並行。三盜相養。既相養。則天。地。人。物。互。藏。其。用。矣。三才者天地人。不言物而物在。有一不安。必有不相宜者。三盜既宜。則三才亦安矣。三才既安。則發育萬物。因時而動也。故曰二字、承上文而引古語。時卽。生。機。初。動。之。時。食時者。氣機初動。卽時吞。入。我。家。則百。骸。俱。理。機乃殺機。大靜之後。初出生機隨其。時。而服。食。之則萬。象。太平。故曰動其機。萬化安云。

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曰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修煉之功。莫妙於神。人知靈動者之爲神。而不知不用靈動者之所以神也。此神。從。靜。極。而。生。時至神知。善審。動。機。其動機也。如日月之有數焉。參同云、三日出爲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甲滿東方。十六轉受統。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煉。謂之聖人。

有氣質之性。有本來之性。氣質之性。似巧實拙。本來之性。似拙實巧。此二者可以伏藏。伏藏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巧藏拙。拙藏巧矣。夫人之所以不能伏藏者。以其有九竅之邪。耳。九竅之邪。又以耳、目、口、爲三。此三者。可以動。可以靜。靜則。含。眼。光。凝。耳。韻、緘。舍。氣、三要。反。爲。三。竇。動則、色、令、人、盲。音令、人、聾。味令、人、爽。三要、適、成、三、害。不見夫火乎。火生於木而反剋木。猶之視生於目。而反傷目。聽生於耳。而反傷耳。味生於口。而反爽口。又如姦生於國。靜則邪伏。動則邪潰也。若知動靜之機。主靜。修煉。則可。謂之聖。人。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體理。動其機。萬化安。

生殺者。天之妙理。卽至道之妙理也。殺之者。先盜。藏。其。生。氣。也。天地爲萬物之盜。

異辛見平明。艮値於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此日月消長之數也。夫、六、門、大、藥。聖、人、以、日、月、之、盈、虛、測、之。而、六、候、得、丹。又、當、以、陰、陽、之、大、小、準、之。參同曰。陰陽交結。小往大來是也。小往。則。前。行。短。二候求藥也。大來。則。後。行長。四候合丹也。十二分火候。卽在日月有數。大小有定之中。聖人之功於此生。神明之用於此出矣。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盜機者。伐奪之機也。不但五行相剋。三才相襲爲盜機。卽抱。神。守。氣。取坎。填。離。亦是盜機。至人默。運。神。機。入水。府。造金。鄉。踵希。夷。絕視。聽。此中有莫能見。莫能知者。神之神於此死不神之神於此生。故君子得此盜機。可以造命而固躬。小人得此盜機。必至損躬而輕命。所謂正人用之而正。邪人用之而邪者也。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

瞽以耳爲目。卽聽以察人笑貌。故曰瞽者善聽。聾以目爲耳。卽是以揣人聲情。故

日聾者善視。然吾身有無目之人。而能曲聽者。又有無耳之人。而能旋視者。善視善聽。在辨水源清濁耳。老子曰、水善利萬物。以此知絕美之利。眞一之源也。用師十倍者。易卦以地水爲師。土剋水而水不動。則其水盪覺澄清。用師者用土剋水。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十以成數言。三返者、三數屬木也。夫離宮火精水汞所生。木中藏火同沈坤宮坤實成坎而生水。水中眞氣則爲金。木載金還之後。須用屯蒙抽添。故曰三返晝夜。用師萬倍者。萬以全數言。十月火符。乃能煉寶成丹。七返九還。卽三返也。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心因物而動。生於物也。逐物而亡。死於物也。夫九竅之邪。在乎三要。三要之邪。要於目焉。欲止其機。必用無恩。天無恩而大恩生。死中有生。動中有靜也。迅雷烈風皆從蠢然之中。自然靈動。使天長用其風雷。則風雷之靈氣。有時而盡。何以於重陰之下。待地雷之復。而起申命之異風乎。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承上無恩之義推之。無恩者猶之無爲。樂之至靜之至也。至樂者。其性閒適而有餘。至靜者。其性清淨而廉潔。故天有時而無雷無風。似至私也。能從蠢然中發出號令。又卽天之至公也。至私似無恩。至公則大恩生。

禽之制在氣。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

取滅亡。此二句、王鳳洲藏本、接在害生於恩下、其意聯屬、今照其本、

白虎通、禽言爲人所禽制也。禽之制在氣。氣以火言。禽以朱雀言。以氣制禽。以火制火也。參同云、朱雀爲火精。執平調勝負。蓋言土塡水不起之候。必得朱雀之火。執其平。衡調其勝負。猛烹而極煉之。火蒸水沸。其金自隨水而上。騰則朱雀之制。卽在乎。以火沈水。舉水制火也。其中有生死之機。水沸火升。入於離宮。離火反爲坎水所滅。生者死之根也。制伏拘鉗不飛不走。鉛汞俱死同歸。厚土遣囘大死今方活。死者生之根也。恩生於害、以火沈水。水也害生於恩、引水入火。火也。沈水入火之相推。而變化順其自然已。變化者。進退之象也。朱子曰、自然四句。極說得好。又曰、浸字最下得妙。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因而制之者。因自然之道。制爲修煉之法也。夫自然之道。實從至靜中發出。至靜之中。別有歲月。乾坤人閒律歷不能契也。靜在何處。有奇器焉。玄關一竅是也。萬象生於中。八卦變於中。甲子運於中。神機難測。鬼藏莫曉。陰陽相數之數。無不出乎其閒。昭昭乎人所共見之理。非隱怪難知之事也。進乎象矣。象卽易象之象。象也者。象也。

妙。自、生、自、死、於、其、閒。故曰自取滅亡。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人以愚虞也。疑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其期同聖。我以不奇其聖。此六句、傳者謂武伯贊詞、鳳洲藏本、去、今仍存之、移於自取滅亡之下、

愚人、以、通天、文察、地理、爲、聖。若只如此。究於身、心、何益。我於天文中。考其時。行之妙。地理中。玩其物。生之機。盜天地而奪造化。方不愧爲明哲。所謂觀天之道。執天之行。至矣。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所謂知之修煉。謂之聖人也。人以奇其聖。我以不奇其聖。所謂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又況日月有定。大小有數。三才相盜。皆自然之聖功也。何奇之有。此六句、皆似申贊上文言。

自然之道。一靜而已。靜中生動。動則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一浸而已。浸卽自然之象。陰浸浸而下降。陽浸浸而上升。陰陽升降。妙在相勝。不相勝則不相推。陰陽

清淨經解

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

無極生太極。

大道無情。運行日月。

無爲無不爲。

大道無名。長養萬物。

無物生有物。

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

首疋爲道。先天地而行生者也。雖。曰。强。名。亦。卻。自。然。

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降本流末。而生萬物。

清與動爲本。濁與靜爲末。一降一流。一施一受也。清濁相融、動靜交媾。則萬物於此滋生矣。

清者濁之源。

無。生。有。

動者靜之基。

有。返。無。

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天清地靜。一齊。返。入。於。無。矣。

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

擾神之心。妄心也。

人心好靜。而慾牽之。

好靜之心。眞心也。

若能常遣其慾而心自靜。

遣慾者。必先捨事。靜心者。必先遣慾。

澄其心。而神自清。

澄心者。洗心。退藏也。心如。止。水。其神。自。清。

自然六慾不生。

無眼耳鼻舌身意。自無色聲香味觸法。

三毒消滅。

三毒者。陰神害人。性。陰精害人。命。陰氣伐人五。臟。卽三尸也。三。尸。皆。人。身。陰。賊。或言三彭三姑者。皆妄。

所以不能者。爲心未澄。慾未遣也。

神不能清。先由慾不能遣。

能遣之者。內觀其心。心無其心。

三。心。之不。可。得。也。

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

知四。相。之俱。忘。也。

三者既悟。惟見於空。

返照入空矣。

觀空亦空。空無所空。

觀空。到。無。所。之。地。空斯。大。矣。若有所。則不成空

所空既無。無無亦無。

觀空。到。無所。之。後。空亦。無。矣。若有。空。則不。能。無。無之又無。無亦不立。

無無既無。湛然常寂。

萬法。皆。空。矣。

寂無所寂。欲豈能生。

寂之又寂。何慮何思。

欲既不生。卽是眞靜。
此靜之所以先宜遣慾也。
眞常應物。眞常得住。
眞靜爲常。則曰眞常。吾師云、眞常能應物。應物自不迷。不迷性自住。同此旨意也。
常應常靜。常淸靜矣。
定觀云、有事無事。常若無心。處靜處喧。其志唯一。
如此淸靜。漸入眞道。既入眞道。名爲得道。
人無妄心。則有眞心。
雖名得道。實無所得。
去妄歸眞。可稱道人也。
沖而用之。不自滿假。
爲化衆生。名爲得道。
眞神著物妄想。心不能靜。眞神反化爲妄心也。安能得道乎。
眞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淸靜矣。
悟道之人。終不外乎遣欲。遣欲是一章喫緊處。又況心靜則火降。神淸則氣慧。定中生慧。本命自來。更有自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者。
能悟之者。可傳聖道。
性功既悟。命功乃傳。或問曰、上言實無所得。此言可傳聖道。然則淸淨一經。尙未言道乎。頭蓋曰。非也。你把無所得錯講了。這就是入道返觀。講究本來妙訣。
老君曰。
心長語重。故復開示。
上士無爭。下士好爭。上德不德。下德執德。執著之者。不名道德。
無爭則無欲。好爭則多欲。不德乃有德。執德便無德。人無至德。至道不凝。執德者不弘也。安能具虛靈廣大之德。以合我虛靈廣大之道乎。
天尊言。爾諸天人。欲聞至道。至道深窈。不在其他。爾既欲聞無聞。者是。無聞無見。卽是眞道。聞見亦泯。惟爾而已。爾尙非有。何況於是。不聞而聞。何道可談。
雪亮冰淸。不煩言解。何況於是。是字。指聞見言。
天尊言。道者以誠而入。以默而守。以柔而用。用誠似愚。用默似訥。用柔似拙。夫如是。則可與忘形。可與忘我。可與忘忘。
此皆虛無中功夫。
入道者。知止。守道者。知謹。用道者。知微。能知微。則慧光生。能知謹。則聖智全。能知止。則泰定安。泰定安。則聖智全。則慧光生。慧光生。則與道

玉樞經約解

玄裔涵虛子註

居中而運。則謂之樞。北斗一星名天樞。取其運於中央也。人身以神爲樞。纖塵不染。有如玉之淸明。故曰玉樞。此經大旨。蓋教人煉元神也。

意順天心泰安閑修真家訣知帝鄉理
到處月光華
意空空回風處淨光息自調正哉老太宇
不覓地天高
眼界如行者莫居小品宮自經爐火化
不在有安甲

歲在壬辰春得　師指明月
口授錄三卷法

為一。是名眞忘。惟其忘而不忘。忘無可忘者。卽是至道。道在天地。天地不知。有情無情。惟一無二。

能入要能守。能守要能用。知止則不遷。知謹則不出。知微則深。造杳冥杳冥生恍惚。靈覺著焉。卽慧光也。不出則神恬。不遷則氣靜。氣靜則神恬。神恬則太虛之中。一靈獨運。只知有道。而不知有他。故曰是名眞忘。眞忘者。忘而不忘。忘無可忘者也。眞忘卽至道也。

天尊言。吾於今世。何以利生。爲諸天人。演此妙寶。得悟之者。俾躋仙阼。學道之士。信有氣數。夫風土不同。則稟受自異。故謂之氣。智愚不同則淸濁自異。故謂之數。數繫乎命。氣繫乎天。氣數所囿。天命居告。告也 梏 不得眞道。愚可以智。濁可以淸。惟命俾之。愚昏昏。濁冥冥。亦風土稟受之移之。天地神其機。使人不知。則曰自然。使知其不知。則亦曰自然。自然之妙。雖妙於無。非無爲無。非色爲色。非空爲空。空卽是色。色卽是空。空卽是色。若能知空不空。知色不色。名爲照了。始達妙音。識有。不有中有。不無中無。不色中色。不空中空。非有爲天尊告曰。爾等衆生。從不有中有。不無中無。不色中色。不空中空。非有爲有。非無爲無。非色爲色。非空爲空。空卽是空。空無定空。色卽是色。色無定色。卽色是空。卽空是色。若能知空不空。知色不色。名爲照了。始達妙音。識無空法。洞觀無礙。入衆妙門。自然解悟。離諸疑網。不著空見。

護命經約解

爾時。元始天尊。在七寶林中。五明宮內。與無極衆聖。俱放無極光明。照無極世界。觀無極衆生。受無極苦惱。宛轉世閒。輪迴生死。漂浪愛河。流吹慾海。沈滯聲色。迷惑有無。無空有空。無色有色。無無有無。有有有無。有有有無。終始暗昧。不能自明。畢竟迷惑。

元始者。祖氣也。祖氣化生。眞神卽見。此神在天心之中。黃宮之內。一神正位。萬神朝宗。非若無極衆生。盡是一派識神。受無窮苦趣。彼衆生者。皆執迷也。執空不是。執色不是。無中執有不是。有中執無亦不是。殊可憫哉。

此節爲衆生說破空色無有之迷。若衆生有解悟者。卽能離諸迷惑。

清淨六根。斷除邪障。我卽爲爾說是妙經。名曰護命。濟度衆生。傳教世閒。流通誦讀。卽有飛天神王。破邪金剛。護法靈童。救苦眞人。金睛猛獸。各百億萬衆。俱侍衛是經。隨所供養。捍危扶衰。度一切衆生。離諸染著。

此節重淸淨一句。淸淨六根。乃得此護命妙寶。離諸苦惱。爾時天尊卽說偈曰。視不見我。聽不得聞。離種種。中也。邊。空也。名爲妙道。

不見我。不聞我。則無我也。我爲種種之邊害。無我則種種皆離。孔子無意無必無固。而歸於無我。蓋無我則意必固皆絕也。

日用經約解

日用者。猶言十二時中不可須臾離者也。有功夫自有效驗。總要清淨身心。經中二段云。十二時中。常念清淨。末段云。十二時中。常要清淨。此太上喫緊教人處。故一再言之。十二時中。常以清淨爲功。清淨乃日用之本。經語明顯。不煩註疏。玄齋西月謹識。

夫日用者。飲食則定。禁口端坐。莫起一念。萬事俱忘。存神定意。眼不視物。耳不聽聲。一心內守。調息綿綿。漸漸呼出。莫教閒斷。似有如無。自然心火下降。腎水上升。口裏津生。靈眞附體。得至長生之路也。

首段言下手功夫。

十二時中。常念清淨。一念不起。謂之清。靈臺無物。謂之淨。身是氣之宅。心是神之舍。意行則神行。神行則氣散。神聚則五行眞炁。結成刀圭。自然身中有身。沖和氣透。醍醐灌頂。行住坐臥。常覺身體如風之行。腹中如雷之鳴。耳聽仙音。無絃之曲。不言而自聲。不鼓而自鳴。神氣交結。嬰兒回轉。得觀內景。能自言語。見虛無之事。與聖同居。神自出入。天地齊壽。脫離生死矣。

十二時二句以入室時言。身心清淨。效驗自呈。下文皆在此二句之中。

莫教有損。十二時中。常要清淨。神是氣之子。氣是神之母。如雞抱卵。存神養氣。能無離乎。妙哉妙哉。

十二時再申二句。以養丹時言。觀莫教有損四字便知。

大通經約解

大通者。廣大圓通之義也。經中無形。無體。無象。無相。無爲。皆大無方。通無礙也。

眞空章。

先天而生。生而無形。後天而存。存而無體。然而無體。未嘗存也。故曰。不可思議。

先天氣無質。後天神無方。然神雖無方。而運化卻有方。故曰未嘗存也。不可思議。

妙用無窮也。

玄理章

靜爲之性。心在其中矣。動爲之心。性在其中矣。心生。性滅。心滅。性現。如空無象。湛然圓滿。

靜爲性。而心在中。一切皆忘。性定心亦定矣。動爲心。而性亦在中。一靈獨覺。心見性亦見矣。凡人所以不見性者。爲有妄心。既有妄心。其性卽隱。若無妄心。其性卽見。以性體本空。耳如空無象。性體湛然。

玄妙章

大道無相。故內攝於其有。眞性無爲。故外不生其心。如如自然。廣無邊際。對境忘境。不沈於六賊之魔。居塵出塵。不落於萬緣之化。致靜不動。致和不遷。慧照十方虛變無爲。頌曰。

有法悟無法　無修解有修　包含萬象體　不掛一絲頭

無相則無有。內攝其有。則還無相之道也。無爲則無心。外不生心。則返無爲之性也。攝有還無。則無相無爲。收心返性。則無爲無相。無相無爲。則無邊際也。由是而對境居塵。似覺有相有爲。不沈不落。仍覺無相無爲。六賊萬緣。何足掛心哉。靜不動定也。和不遷安也。慧照虛變。則元神善運矣。要之。無相無爲也。

太上十三經註赤文洞古經約解

操眞章

有動之動。出於不動。有爲之爲。出於無爲。

有動之動。陽氣也。寂靜。中。生。來。故曰出於不動。有爲之爲。返還也。清淨。中。行。持。故曰出於無爲。

無爲則神歸。神歸則萬物寂。不動則氣泯。氣泯則萬物生。

無爲則神歸。神好。清。也。神歸則物寂。清則。淨。矣。不動則氣泯。氣入。亥。也。氣泯則物生。亥又。子。矣。

神神相守。物物相資。厥本歸根。

相守者。以無合無。相資者。以有還有。如是則後天返先天。而根本固矣。

默而悟之。我自識之。入乎無閒。

默而悟者。杳冥生恍惚也。我自識者。一靈獨覺也。如此則深入玄通。而無閒隔矣。

不死不生。與天地爲一

操眞之道得矣。

入聖章

忘於目則光溢無極。忘於耳則心識常淵。兩機俱忘。絕眾妙之門。

目機靜。則慧光自生。耳機靜。則心地自澄。無欲觀妙。正在此時。得此一妙。則空絕眾妙矣。

純純全全。合乎大方。溟溟涬涬。合乎無倫。天地之大。我之所維。萬物之眾。我之所持。曷有窮終。以語其弊哉。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大無方體。高無等倫。天地萬物。皆我維持。雖有善言者。亦不能尋究其弊。以其無盡也。世閒有盡者。卽有弊端可語。道無窮終。安有弊之可語哉。

住世章

養其無象。象故常存。守其無體。體故全眞。全眞相濟。可以長久。天得其眞故長。地得其眞故久。人得其眞故壽。世人所以不能長久者。爲喪其無象。散其無體。不能使九竅百骸。與眞體並存。故死矣。

無象者。氣也。無體者。神也。以神合氣。丹道自成。故曰全眞相濟。可以長久。下九句。明顯易知。茲不註。

定觀經約解

紫霞稟蓋子敬述

定觀。卽佛門止觀之義。觀卽內觀。外觀。遠觀。空觀也。人能定觀。則神不動搖。必能內觀無心。外觀無形。遠觀無物。觀空亦空矣。道書全集。有混然子註。語意支離。未明宗旨。茲照經義述之。

天尊告左玄眞人曰。

左讀佐。輔也。助也。輔助玄功之臣也。書周公左右先王。皆作去聲。註。左右輔助也。

夫欲修道。必先捨事。外事都絕。無與忤心。

外事乃不關身心之事。忤。拂逆也。拂逆生煩惱。故先捨之。而盡絕之。乃不興煩惱之心。

然後安坐。內觀心起。若覺一念起。須除滅務令安靜。

念。乃的有貪著之念。佛經云。從起心動念處下功夫。故須除之滅之。

其次雖非的有貪著。浮遊亂想。亦盡滅除。晝夜勤行。須臾不替。

的有貪著。卽上節念字。如名利之類是也。浮遊亂想。乃是未有貪著者。浮空而來。遊思不斷。雜亂無章。不關緊要之事也。替廢也。

惟滅動心。不滅照心。但凝空心。不凝住心。不依一法。而心常住。

念卽動心。照卽返觀之心。空卽無欲之心。住乃執著之心。不依一法。卽萬物皆空。而心常定矣。

否則凡躁競

反言以結上文。

其次初學。息心甚難。或息不得。暫停還失。去留交戰。百體流行。久久精思。方乃謂熟。勿以暫收不得。遂廢千生之業。

息心者。佛云安心也。暫停還失者。儒云操存舍亡也。亡則去。去則牽於境。存則留。留則返諸心。心境迴環。有如交戰。隨息來往。故曰百體流行。欲得停留之法。須思調心之理。無非由暫而常。精思旣久。乃能調熟。始而暫收。繼而常住。千生之業。卽上文常住之心也。

少得靜已。則於行立坐臥之間。涉事之處。常若無心。處靜處喧。其志唯一。

少、稍也。已、止也。稍得靜止。必須境上試過。乃見其心之動不動焉。行立坐臥。處喧。皆境也。作意、持立也。有無動喧四句。皆作意功夫。

若束心太急。急則成病。氣發狂顚。是其候也。

心好動而收之太迫。必成暴躁之病。氣卽心中之氣。心動則氣動。狂卽暴之證候。顚卽躁之證候也。狂顚猶小。暴躁則甚。

心若不動。又須放任寬急。得所自恆調適。制而不著。放而不動。處喧無惡。涉事無惱者。此是眞定。

得所者、合宜也。自恆調適者、隨其自自在在。安安閑閑也。不著不動。卽寬急得所。無惡無惱。卽自恆調適。眞定、常靜也。

墨礙。迴脫塵籠。行而久之。自然得道。

上無覆。下無基。一空而已矣。此定觀進一層功夫。卽前經觀空亦空。欲豈能生之旨也。

夫得道之人。凡有七候。一者、心得定易。治也覺諸塵漏。二者、宿疾普銷。身心輕爽。三者、塡補天損。還年復命。四者、延數千歲。名曰眞人。六者、煉氣成神。名曰神人。七者、煉神合道。名曰至人。其於鑒力。隨候益明。得至道成。慧乃圓備。

圓備。則七候皆歷盡矣。

若乃久學定心。身無一候。促齡穢質。色謝形枯。方空。自云慧覺。又稱成道者。求道之理。實在未然。而說頌曰。

知起生於境。　火發生於緣。
起心欲息知。　知起心更煩。
各是眞動性。　承流失道源。
了知性本空。　知則眾妙門。

五廚經解

（經是五言古體句法、極爲拘衍、故詳述之、）

食本子涵虛註

唐京肅明觀。尹愔眞人曰。夫存一氣和泰。則五藏充滿。五神靜正。五藏充滿滋味足。五神靜則嗜慾除。此經是五藏之所取給。如求食於廚。故云五廚爾。

一氣和泰和。得一道皆泰。和乃無一和。玄理同玄際。

一氣者、先天一氣也。和泰和、會合五藏中不和之氣也。既合五藏之氣。則得一氣爲道氣。由是一身皆泰和之氣也。一身由泰和之氣。則和氣充周。渾然浩然。無一和之可名也。理、性也。言性而命在。際、交也。兩玄不可分。以玄交玄。則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也。

不以意思意。亦不求無思。意而無有思。是法如是持。

下意字、以眞意言。慧光是也。不以意思意者。二玄相交之際。慧發。遲速不由人知。勿令定中急急求慧也。然亦不求無思。卻要求注意規中。忘而不忘。不忘而忘。有意無意間。一氣生而慧光見。乃善行持者也。故曰意而無有思。是法如是持。

莫以心緣心。還莫住絕緣。心在莫存心。眞則守眞淵。

莫以內照之心。外緣人欲之心。則內想不出。外想不入也。既存絕外緣之心。又莫執住絕緣之心。所謂又須放任寬急得所。自恆調適制而不著。放而不動也。心在乎內。亦莫存一個在內之心。爲法所縛。只要得其眞常。靜守深淵。契所謂浮游守規中是也。

修理志離志。積修不符離。志而不修志。己業己無知。

修性之功。先持其志。後離其志。持其志則用志不紛。離其志則委志虛無。若使積力修性。苦持其志。是名邊見。必起住心。必與離志之道不相符合。夫維持其志綿綿若存。則修己之業。無庸以己見參乎其閒。自自在在。安安閑閑。則清淨無爲矣。

諸食氣結氣。非諸久定結。氣歸諸本氣。隨取當隨洩。

黃庭經曰、人皆食穀與五味。獨食太和陰陽氣。由此印之。諸凡食滋味以養氣者。不過暫時融結之氣。旋飽旋餒。非一氣和泰和之氣。長存身中久久定結也。五藏之中。各有泰和爲本。至人攢合五氣。立爲丹鼎。鼎中一氣生來。各歸諸氣之本。我隨取之。亦隨洩之。取則五氣朝元。洩則百骸俱理。易所謂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洩、卽暢發之義也。

此經引人修心入道。委曲周全。慈悲至矣。特爲依經解義。以揭婆心。衷誼識。

明鏡匣經

明鏡匣。發明黃白細微。有如寶鏡出匣。光明清亮。其要在水銀一味。其法在先死水銀。其本在先煉眞土。

太上慈悲。直將大丹要旨。形於竹帛。人能至誠格天。必有太清眞人爲之抉破微言。則萬法皆通矣。仙律甚嚴。不敢妄註。謹將眞經要妙。略吐。於。圈。點。之。中。

世人不識一。一氣生萬物。若人知一趣。得一。萬事。畢。一乃水之基。繼續東方木。癸鉛生辛金。白淨瑩如玉。二乃火之精。不失庚方父。壬水生黃金。金作中宮土。黃、金、硃、砂、父。白、金、水、銀、母。壬、癸、水、中、精。識得爲戊己。黑鉛非眞鉛。內有先天水。硃砂非眞汞。內有玄元火。水火能既濟。不失坤方土。眞母不通靈。須用正。陽。補。取坎復還離。萬物歸元祖。坤母育嬰兒。乾父育妊女。妊女嫁嬰兒。卻配爲夫婦。水火結成圈。夫婦自相顧。男女卻嬔精。嬔精。生。男。女。無父不成母。無母不許父。父母全眞形。不失眞龍虎。龍虎。是。黃。芽。黃芽。是。眞。土。眞土爲至藥。至藥不離祖。離祖不成丹。成丹眞道理。牝雞不能雛。有母緣無父。空自單卵抱。氣散不成子。若要。水。銀。死。先須。死。其。母。母。死。會。玄。元。方配。硃。砂。父。父母媾眞精。方死。水。銀。子。水。銀。死。爲。鉛。相。類。坤。方。土。坤土。育。嬰。兒。化。作。水。銀。母。水。銀。只。一。味。不。離。南。方。火。乾宮有朱雀。坤宮有玄武。玄武產坤銀。朱雀化黃土。稟會在中宮。方得水銀死。北斗天之樞。內含中宮水。四象會中宮。南北爲戊己。眞精生乾坤。鉛汞爲父母。父母是庚辛。實稟西南數。識得庚辛精。纔煉中。宮。土。眞土產其中。方鎭中央水。若人識眞汞。黃金內。神火。若人識眞鉛。白金內神水。二氣。結。成。丹。不愁。水。銀。死。水火不能識。安知乾汞理。溼土水難乾。乾土。能。制。水。若知。生。殺。機。便是。還。丹。理。黃金。是。眞。火。白金。是。眞。水。多少煉丹人。都做迷魂鬼。己土、非、眞、硫。戊土、非、天、癸。若將此作土。不識其中趣。水銀要相生。水銀。須。先。死。要得水銀（此是緊要）死須先死其母。（又故頃言之）先天。乾。坤。精。便是。眞。戊。己。乾。黃。坤。體。白。黃。白。藥。無。比。只用。黃。白。精。不用。黃。白。體。黃白精何得。只用。硃。砂。配。硃砂死變赤。方得水銀死。水銀不能飛。成藥在於此。神仙得此精。盜奪天與地。世人得此精。堆金成富貴。一轉至九轉。九九八十一。若人知此理。密密深固濟。收藏不可言。方躋神仙位。得、之、廣、濟、人。不、得、空、浪、費。知此如輕泄。天神亦不喜。愼之復愼之。千言並萬語。

金穀經

金穀歌者。明種藥之法也。大丹如黍米。先種於玉田之中。耕耘收穫。卽得金穀而食之。其要在鉛中作。其用在水銀一物耳。

煉丹訣。煉丹訣。仔細對君說。母炁初傳子。初子性方拙。次子亦如然。混沌難分別。三子始光明。點化分剛決。一子誕一子。九子性猛烈。清淨步太虛。天仙來迎接。此丹傳至道。莫與非人說。丹丹丹。一粒遐齡千萬劫。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無休歇。無緣難遇此丹經。此是聖人眞口訣。鼎無頭。釜無耳。庚爲表。辛爲裏。更無別藥直下取。惟有水火相配對。燕雀不生凰。狐兎不乳馬。若無眞父母。所生都是假。種禾當用粟。無粟穀不生。煉、丹、須、用、寶。無、寶、丹、不、成。若、用、凡、雜、類。總、是、不、成、眞。用鉛。不。用。鉛。須向。鉛。中。作。及至。用。鉛。時。用。鉛。還。是。錯。若要。水。銀。死。先須。死。水。銀。水銀若不死。如何死水銀。生熟自相制。相制。自。通。靈。黑赤丹砂汞結。成。明知此理最幽深。不離男女

生男女。生下男女更長孫。水銀一物別無物。先作肉兮後作骨。骨肉。相。親。化。作。眞。從此河車任反覆。此藥。無。爐。只。有。鼎。一鼎。化。爲。千。萬。鼎。金化金兮銀化銀。何曾別有外神靈。轉制分胎三次後。卻嫌宗祖是囂塵。藥卽是金金是藥。母能養子意偏深。妊女牢藏神室內。深閨養之自堅心。玉、田、金、穀、隨時種。吾今細說甚分明。得人守之宜秘隱。不秘不隱遭天嗔。

後天申述文終經

予著道德黃庭大洞無根諸註。皆言先天之用。而非初學法門也。夫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若不明後天次序。譬諸世上功名。未舉茂才孝廉。空想進士翰林也。因作後天申述一篇。爲入門之路焉。 一。收。心。 二。尋。氣。 三。凝。神。 四展竅。 五開關。 六築基。 七得藥。 八結丹。 九煉己。

太上有言。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後天資補。賤下之道也。賤也者師所謂說着醜也。下也者。經所謂下面取也。培養丹基。純以精氣爲寶。其行法功也。要先收、心、入內。以中。爲。極。以和。爲。則。以神。爲。體。定以。意。爲。用。慧尋、氣、在陰蹻爲先。中是、活。活。潑。潑。不見。不。聞。之。處。和是。專。氣。致。柔。抱神。以。靜。之。功。定中。生。慧。坐照。如。如。媾元精而生元氣。展竅開關不難也。元精者。陰蹻一脈。逐日生人之元氣也。學人採取元精。必尋。氣。之。活。動。處。而以。靜。合。之。此之謂神氣交。神、氣、交。則男女媾精。眞種化生。眞種者。後天鼎之眞氣也。後天鼎者。卽元。神。元。炁。交。合。之。所。也。心名靈父靈母。此氣從鼎中煉出。卽宜。凝。其。神。柔其。意。以柔。制。剛。自然。入。我。內。鼎。和之調之。煆之煉之。潛伏。於。丹。田。之。中。呼吸。乎。虛。無。之。內。是、名、命、蒂。又、號、胎、息。忽然而內鼎之閒。沖出一物。跳跳躍躍。噓噓噴噴。直由衝脈上至心府。卽展、竅、時。也。俟其、沖、突、有、力、時。乃變、神、爲、意。引出尾閭。一撞三關。飛上泥丸。卽開、關、也。關竅既開。乃行養己之功。而談築基之道。築基者。採彼氣血。補我精神。精神雖壯。又恐動搖。於是以壬鉛制之。壬鉛者。二氣媾而生者也。原夫坎宮之氣。地氣也。離宮之氣。天氣也。天地。交。合。之。時。混混。沌。沌。絪絪。縕。縕。結爲。虛。無。窟。子。虛無窟中。旋產一氣。卽以。此。氣。爲。壬。鉛。此得、鉛、時、也。鉛之體有氣無質。以故清而上浮。至崑崙時。要以、目、光、上、視。神氣、相、息、於、頂、中。凝、住、一、時。陽極陰生。始以舌倒抵、上、腭。鼻息、要、勻。抵腭、久、之。乃有美、津、降、下。寒泉滴滴。雖不甚多。然一呑下重樓。以意送、回、黃、庭。卻又奇怪。發聲如、淵、湃、一、般。始知天上甘露。原不可多得也。降入黃庭。結爲內丹。以後則在慾絕慾。在塵出塵。對境忘情。煉鉛伏汞。趕退三尸五賊。銷磨六慾七情。骨氣俱是金精。肌膚皆成玉質。則、內、發、天、機。外合、人、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積功、累、德。煉氣、養、神。物來、事、至。心鏡、自、放、光、明。卽景、會、心。慧劍、劈、開、塵、障。功修人閒。名標天上。且食天祿。享壽無窮。此時。抱。璞。守。貞。防微。慮。險。天人。合。發。萬物。定。基。精神。永。固。一氣。還。虛。此煉、己、之功完備矣。入門者。必先收心。尋氣。凝神。展竅。開關。築基。得藥。結丹。煉己。此九層功夫。乃爲入道之門。既已入門。陰陽。歸。一。無往。不。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自有。爲。而。入。無。爲。由勉。强。而。抵。自。然。未有金丹不成者矣。

人元大道九層煉心文終經 循途錄

列聖羣眞評閱

紫霞洞主人兎盍子手著

九層煉心道言

初層煉心者是煉未純之心也。未純之心多妄想。多遊思。妄想生於貪慾。遊思起於不覺。學人打坐之際。非不欲屏去塵情。無如妄想纔除。遊思忽起。法在止觀。乃可漸漸銷鎔。止則止於臍堂之後。命門之前。其中稍下。有箇虛無圈子。吾心止於是。而內觀之。心照空中。與氣相守。維繫乎規矩之閒。來往乎方圓之內。息息歸根。合自然之造化。巍巍不動。立清淨之元基。從此一線心光。與一縷眞氣相接。渾渾灝灝。安安閑閑。此煉心養氣之初功也。

二層煉心者是煉入定之心也。前此一線心光。與一縷眞氣相接。若能直造窈冥。自當透出玄竅。奈何定心不固。每爲識神所遷。心與氣離。仍不能一路響聲直送到底。又待玄關之現焉。此煉心得氣之功也。

五層煉心者。是煉築基之心也。前此入泥丸而歸氣穴。已有河車路徑。從此一心做去。日夜不休。基成何待百日乎。然或有懈心。有慾心。作輟相仍。丹基難固。夫築基所以聚精會神也。功夫不勤。精神仍然散亂。何以延年奉道。法在行憑子午。逐日抽添。取坎塡離。積金實腹。此煉心累氣之功也。

六層煉心者。是煉了性之心也。前此河車轉動。聚精會神。則靈根充實矣。從此心液下降。腎氣上升。是爲坎離交。杳冥中有信。浩浩如潮。一半水氣。濛濛如霧。一半雲氣。是名金水初動。方修玉液還丹。倘用心不專。則盡性之事難了。法在於金水初生之日。由丹田分下湧泉。霎時而合到尾閭。調停眞息。鼓之舞之。乃能滔滔逆上。至於天谷。涓涓咽下。落於黃庭。如此則朝朝灌溉。心地清涼。血化爲膏。意凝爲土。土中生汞。汞性圓明。遇物不遷。靈劍在手。孟子謂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仙家名爲陰丹。內丹。此煉心明性之功也。

七層煉心者是煉已明之性也。前此金水河車。仙師名爲內煉。到此還有外煉功夫。以外合內。眞心乃聚而不散。蓋內體雖明。好飛者汞性。內修雖具易壞者陰丹。說或保養不純。則心性復滅矣。法在以虛明之心。妙有之性和砂拌土。種在彼家。彼家虛而由我實之。彼家無而自我有之。以有投無。以實入虛。死心不動。霎時閒先天一氣從虛無中來。一候爲一陽。有如震二候爲二陽。有如兌。時值二候正宜合丹。那邊吐出一弦眞氣。其喻爲虎向水中生。這邊落下一點玄光。其喻爲龍從火裏出。兩邊龍虎會合。性情交感。一場大戰。宛如天地晦冥。身心兩靜矣。俄而三陽發動。有如乾卦如潮。如火。如霧。如煙。如雷。如電。如雪。如花。身中陽鉛燒耀。我卽持劍掌印。踏罡步斗。鼓動元和。猛烹極煉。透三關而上泥丸。一身毛竅皆開。比前玉液河車更不同也。吞而服之。以先天制後天。性命合而爲一。卽大還也。性之功也。

八層煉心者是煉性和命之心也。前此性命合一。而爲大還。大還之後。性命各立門戶。性在上。命在下。性在外。命在內。性在明。命在暗。性在動。命在靜。性在氣。命在精。性在神。命在形。性在天。命在地。性在陽。命在陰。性在男。命在女。性在乾。命在坤。性在離。命在坎。性在龍。命在虎。性在日。命在月。性在金。命在木。性在水。命在火。性在東。命在西。性在南。命在北。性在中。命在四旁。性在虛。命在實。性在無。命在有。性在先。命在後。性在本。命在末。性在主。命在客。性在君。命在臣。性在父。命在子。性在夫。命在婦。性在兄。命在弟。性在朋。命在友。性在師。命在徒。性在官。命在民。性在貴。命在賤。性在富。命在貧。性在壽。命在夭。性在善。命在惡。性在聖。命在凡。性在仙。命在佛。性在道。命在魔。性在人。命在物。性在物。命在人。性在魔。命在道。性在佛。命在仙。性在凡。命在聖。性在惡。命在善。性在夭。命在壽。性在貧。命在富。性在賤。命在貴。性在民。命在官。性在徒。命在師。性在友。命在朋。性在弟。命在兄。性在婦。命在夫。性在子。命在父。性在臣。命在君。性在客。命在主。性在末。命在本。性在後。命在先。性在有。命在無。性在虛。命在實。性在四旁。命在中。性在北。命在南。性在西。命在東。性在火。命在水。性在木。命在金。性在月。命在日。性在虎。命在龍。性在坤。命在乾。性在坎。命在離。性在女。命在男。性在陰。命在陽。性在地。命在天。性在形。命在神。性在精。命在氣。性在命。命在性。性命各立門戶。性在上。命在下。性在外。命在內。性在明。命在暗。性在動。命在靜。性在氣。命在精。性在神。命在形。性在天。命在地。性在陽。命在陰。性在男。命在女。性在乾。命在坤。性在離。命在坎。性在龍。命在虎。性在日。命在月。性在金。命在木。性在水。命在火。性在東。命在西。性在南。命在北。性在中。命在四旁。性在虛。命在實。性在無。命在有。性在先。命在後。性在本。命在末。性在主。命在客。性在君。命在臣。性在父。命在子。性在夫。命在婦。性在兄。命在弟。性在朋。命在友。性在師。命在徒。性在官。命在民。性在貴。命在賤。性在富。命在貧。性在壽。命在夭。性在善。命在惡。性在聖。命在凡。性在仙。命在佛。性在道。命在魔。性在人。命在物。性在物。命在人。性在魔。命在道。性在佛。命在仙。性在凡。命在聖。性在惡。命在善。性在夭。命在壽。性在貧。命在富。性在賤。命在貴。性在民。命在官。性在徒。命在師。性在友。命在朋。性在弟。命在兄。性在婦。命在夫。性在子。命在父。性在臣。命在君。性在客。命在主。性在末。命在本。性在後。命在先。性在有。命在無。性在虛。命在實。性在四旁。命在中。性在北。命在南。性在西。命在東。性在火。命在水。性在木。命在金。性在月。命在日。性在虎。命在龍。性在坤。命在乾。性在坎。命在離。性在女。命在男。性在陰。命在陽。性在地。命在天。性在形。命在神。性在精。命在氣。性在命。命在性。

屬火。其數七。命屬金。其數九。返本還元。故明七返九還。金液大丹。從此鉛來制汞。其心長明。汞不動搖矣。此煉心存神之功也。

八層煉心者。是煉已伏之心。而使之通神也。前此七返九還。以鉛制汞。心已定矣。但要溫之養之。要使身中之氣盡化爲神。身中之神。能遊於外。於是取一年十二月氣候。除卯酉二月爲沐浴。餘十月爲進退。故名十月溫養。非言要十個月功夫也。否則心雖定而不靈。煉之煆之。靈心日見。靈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有出神之事。而不爲物情所迷。此煉心成神之功也。

九層煉心者。是煉已靈之心。而使之歸空也。前此溫養功深。神已出而不惑。隨心所欲。無往不宜。高踏雲霞。遍遊海島。致足樂矣。但靈心不虛。則不能包涵萬有。此所以有煉虛一著也。煉虛者。心胸浩蕩。眾有皆無。清空一氣。盤旋天地間。是我非我。是空不空。世界有毀惟空不毀。乾坤有礙惟空無礙。此所以神滿虛空。法周沙界也。此煉心之始末也。無以加矣。

其法要妙。故以口傳之。必可成也。夫地仙之道能留形住世。庶士可以學之。以精爲鉛以血爲汞。以腎爲水。以心爲火。在一年之間可以融結。九年成功。此乃下品煉丹之法。既有卦爻。又有斤兩。其法繁難。故以文字傳之。恐難成也。上品丹法以精神魂魄意爲藥材。以行住坐臥爲火候。以聽自然爲運用。中品丹法以肝心脾肺腎爲藥材。以年月日時爲火候。以抱元守一爲運用。下品丹法以精血髓氣液爲藥材。以閉嚥搐摩爲火候。以存想升降爲運用。大抵妙處不在乎按圖索駿也。若泥象執文之士。空自傲慢。至老無成矣。玉蟾曰。讀丹書許多年。如在荊棘中行。今日塵淨鑑明。雲開月皎。總萬法而歸一。包萬幻以歸眞矣。未知正在於何處下手用功也。陳泥丸云。善哉問也。夫煉丹之要。以身爲壇爐鼎竈。以心爲神室。以端坐習定爲採取。以操持照顧爲行火。以作止爲進退。以斷續不專爲防閑。以運用爲抽添。以眞氣薰蒸爲沐浴。以息念爲養火。以制伏身心爲野戰。

辯惑論

紫清白眞人作

南海白玉蟾。自幼事陳泥丸。忽已九年。偶一日在乎巖阿。松陰之下。風清月朗。夜靜煙寒。因思生死事大。無常迅速。遂稽首再拜而問曰。玉蟾事師來久。自揣福薄緣淺。敢問今生有分可仙乎。陳泥丸云。人人皆可。況於汝乎。玉蟾曰。不避尊嚴之責。輒伸僭易之問。修仙有幾門。煉丹有幾法。愚見如玉石之未分。願得一言點化。陳泥丸云。爾來。吾語汝。修仙有三等。煉丹有三成。夫天仙之道。能變化飛昇也。上士可以學之。以身爲鉛。以心爲汞。以氣爲鉛。以神爲汞。以午爲火。以子爲水。在以定爲水以慧爲火。在片餉之閒。可以凝結。十月成胎。此乃上品煉丹之法。本無卦爻。亦無斤兩。其法簡易。故以心傳之。甚易成也。夫人仙之道。能出入隱顯也。中士可以學之。以精爲鉛。以神爲汞。以午爲火。以子爲水。在百日之內。可以混合。三年成象。此乃中品煉丹之法。雖有卦爻。卻無斤兩。其法要妙。故以口傳之。必可成也。夫地仙之道。能留形住世。庶士可以學之。以精爲鉛以血爲汞。以腎爲水。以心爲火。在一年之間。可以融結。九年成功。此乃下品煉丹之法。既有卦爻。又有斤兩。其法繁難。故以文字傳之。恐難成也。上品丹法以精神魂魄意爲藥材。以行住坐臥爲火候。以聽自然爲運用。中品丹法以肝心脾肺腎爲藥材。以年月日時爲火候。以抱元守一爲運用。下品丹法以精血髓氣液爲藥材。以閉嚥搐摩爲火候。以存想升降爲運用。大抵妙處不在乎按圖索駿也。若泥象執文之士。空自傲慢。至老無成矣。玉蟾曰。讀丹書許多年。如在荊棘中行。今日塵淨鑑明。雲開月皎。總萬法而歸一。包萬幻以歸眞矣。未知正在於何處下手用功也。陳泥丸云。善哉問也。夫煉丹之要。以身爲壇爐鼎竈。以心爲神室。以端坐習定爲採取。以操持照顧爲行火。以作止爲進退。以斷續不專爲防閑。以運用爲抽添。以眞氣薰蒸爲沐浴。以息念爲養火。以制伏身心爲野戰。以凝神聚氣爲守城。以忘機絕慮爲生殺。以念頭動處爲玄牝。以打成一塊爲交結。以歸根復命爲丹成。以移神爲換鼎。以身外有身爲脫胎。以返本還源爲眞空。以打破虛空爲了當。故能聚則成形。散則成氣。去來無礙。道合自然矣。玉蟾問曰。勤而不懈。必遇至人。遇而不勤。終爲下鬼。若此修丹之法。有何證驗。陳泥丸云。初修丹時。神清氣爽。身心和暢。宿疾普消。更無夢寐。百日不食。飲酒不醉。到此地位。則赤血換爲白血。陰氣煉成陽氣。身如火熱。行步如飛。口中可以乾汞。吹氣可以炙肉。對景無心。如如不動。役使鬼神。呼召雷雨。耳聞九天。目視萬里。軀體純陽。金筋玉骨。陽神現形。出入自然。此乃長生不死之道畢矣。但恐世人執著藥物火候之說。以爲有形有爲。而不能頓悟也。夫豈知混沌未分以前。烏有年月日時。父母未生以前。烏有精血氣液。道本無形。喻之爲龍虎。道本無名。比之爲鉛汞。若是學天仙之人。須是形神俱妙。與道合眞可也。被陰陽束縛。在五行之中。

要當跳出天地之外。方可名爲得道之士矣或者疑曰。此法與禪法稍同。殊不知終日談演問答。乃是乾慧。長年枯兀昏沈。乃是頑空。然天仙之學。如水精盤中之珠。轉瀝瀝地。活潑潑地。自然圓陀陀。光燦燦。所謂天仙者。此乃金仙也。夫此不可言傳之妙也。人誰知之。人若曉得金剛圓覺二經。則金丹之義自明。何必分別老釋之異同哉。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何況人人具足。箇箇圓成。正所謂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有路透長安。但取其捷徑云耳。玉蟾曰。天下學仙者紛紛然。良由學而不遇。遇而不行。行而不勤。乃至老來。甘心赴死九泉之下。豈不悲哉。今將師傳口訣。鋟木以傳於世。惟恐漏露天機。甚矣。得無譴乎。泥丸云。吾將點化天下神仙。苟得罪者。天其不天乎。經云。我命在我。不在於天。何譴之有。玉蟾曰。祖師張平叔。三傳非人。三遭禍患。何也。泥丸云。彼一時自無眼力。又況運心不普乎。噫。師在天涯。弟子在海角。何況塵勞中識人爲甚難。今但刊此散行天下。使修仙之士。可以尋文揣義。妙理昭然。是乃天授矣。何必筆舌以傳之哉。但能凝然靜定。念中無念。工夫純粹。打成一片。終日默默。如雞抱卵。則神歸氣復。自然見玄關一竅。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則是採取先天一氣。以爲金丹之母。勤而行之。指日可與鍾呂並駕矣。此乃已試之效驗。恐學仙者。無所指南。蓬集問答之要。名曰修仙辯惑論云。

閱丹經甚多。惟此無半點虛語。故刻於十三經之後。爲達者共賞。　涵虛識。